清流
雙月刊
創刊號
ALIRAN JERNIH
KDN: PP101/1/90

上款詞代表駝鈴在作家交流會

在第一屆馬華文學節高潮上....

順介在馬華文學作品展上的本會

田流、孟沙、方北方、駝鈴。作品展上覽勝，左起：章欽、

發刊詞

驼铃

好的文学作品，除了和美术、音乐等各种艺术一样具有陶冶性情和涤除灵魂尘垢的功能之外，还可以提高读者的思想认识，加强生活的斗志。在文明进步的国度里，民间的文学活动，无不受到当政者的认真看待，有者甚至给以物质上或经济上的支持。就是我们这个仍然处在发展中的国家的一两个州属，政府也设有文化基金，公平地赞助各族人民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活动。

可惜的是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华裔同胞，绝大部份都只热中于经济物质的钻谋，对于精神生活几乎完全不加以注意，更别说什么探讨和研究。我们的年轻人所醉心的，不外奇装异服和那些近于悲鸣或嘶喊的所谓歌曲，最了不起的也不过是个人的文凭与荣誉。家庭主妇方面，情形虽然好些，但除了讲究服饰、美容、烹饪和追逐电视连续剧之外，似乎也鲜少有其他较高层次的文化品味。至于作为社会中坚的大男人，则几乎全是现实派，对于或多或少都带有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文学艺术似乎格格不入，往往只因为碍于情面，才略作应酬。

客观现实如此，难怪写作界的朋友们要摇头叹息。事实上，有个诗人就曾经这样问我："驼铃啊，这样的文艺气候，你不觉得冷么？"我也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感受告诉他："冷，的确冷！然而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否则，慢说能不能看到春天，我们先就要被冻僵了。"

《清流》便是在这种不甘被冻僵的情况下诞生的。

各位，为了马华文学的继续成长、为了民族文化内涵的充实、为了族人的尊严和地位，我们将竭尽所能，使《清流》这份双月刊发挥它的作用。不过，我们也要在此表明，我们所尊崇的是"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工作将以不损及全民的利益为原则。在为马华文学与民族文化谋求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鼓励写作人，一方面描绘和歌颂种族和谐的生活姿采；一方面暴露和批判极端分子和机会主义者的冒险行为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祸害。总之，我们的最终目标，乃在于改进国民精神面貌，实现真正的文明社会。

当然，这只是在于说明本刊在面对国家社会问题时的基本立场。事实上，我们要办的是一份真正的文学刊物。我们不但欢迎能反映人民生活，揭示社会问题的作品，我们也准备容纳抒发个人情怀的文字，只要能符合精神卫生的要求即可。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在这块小小的天地里，能真正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景。因此，我们真心诚意地借此邀请各家各派惠赐佳作。当然，我们也欢迎任何一个读者，针对某一篇作品或某一项文学观点提出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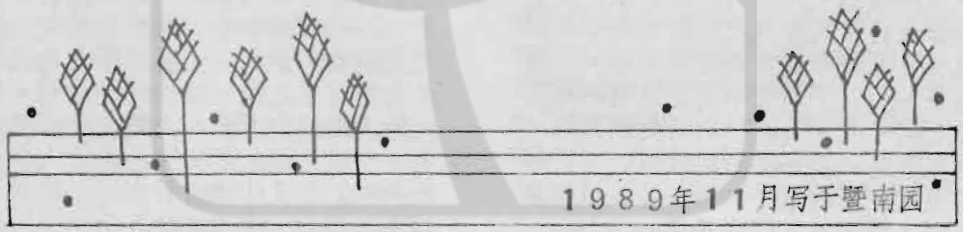
衷心赞美／在我跌倒的地方／站立的人！”这是人生感受的抒写，羡慕敬仰坚强的，这又何需题呢？若说吴岸创作中期的无题诗很像哲学家语录，理胜於情的话，那么他近期所写的更多无题诗则明显地理与情兼备了：

叹息什么　　只是春天的
呵朋友　　种子
我们失落的

这是四海兄弟、互勉让前程的情怀。又如：“你的失败／因了抗拒他的刀斧／你的成功／因了顺受他的皮鞭”——显然，“你”是虚指一切被统治的人。抗拒还是顺受，人人可以抉择，而诗人的主意却是明明白白，爱憎一清二楚的。此外吴岸还写了些描绘社会人情心态的无题诗，近乎格言，很有教育意义。如“心／容不下一粒沙尘者／总夸言／要包含／一个宇宙！”又如：“一路坎坷／听碎石／埋怨／车轮不圆！”这里我给加了两个惊叹号，我感到无题背后，语重千钧。除诗外，吴岸还写了脍炙人口的诗论，很值得一读。

吴岸是马华诗坛上一位杰出的多面手。他的诗篇有深厚的中国诗词根底，也有突出的东南亚文学特征。我的背景使我的评介偏重於一方，这也是学识的限制。不过，我看到海外华文文学的任何进展，心中总是感奋不已。我盼望读到吴岸先生更新的佳作，我期待海外华文文学的捷报。

■



毒鱼。”骂归骂，锡米可换钱买粮食，对村民是非常重要的。

道高一呎，魔高一丈。村民还是偷偷淘洗锡米。执法员在河上捉不到人，便转移阵地埋伏在新村进口处，实行检查出入的村民，要捕捉拥有来历不明锡米的人，结果也捉不到犯法的人。

原来锡米由小孩子带进带出，藏在胶水里或在柴枝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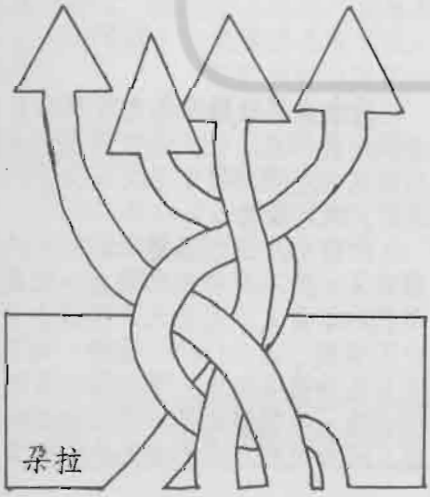
我觉得很悲哀，稚子无知，却成为大人找吃的工具。我尝向父亲抗议：为什么我们要做触犯法令的工作？

父亲深深地叹息着说：『有头发谁愿做癞痢？吃得饱谁愿做人鼠呢？』

幸好后来政府发出芭地给村民，我们终於结束了做人鼠的日子。大家都愿做个好公民，不必像鼠那样偷偷摸摸找吃了。

■

馬華小說的前瞻



９０年代大马小说的发展方向有四个：

(1)女性主义小说的崛起
(2)爱欲小说的酝酿
(3)写实小说的延续
(4)都市小说的产生

(1)女性主义小说的崛起

让我先拾一句人家的牙慧：“反映人生是小说创作的原动力。“大马的写作环境，由於政治局势的影响，造成某些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比如种族主义的问题）使到作家们在处理社会现实时，暂时忘却性别的歧见。

但是，当一切局势逐渐趋向稳定时，现代女性的醒觉、追求及争取，使她们已经慢慢自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呈现一种独立、自主的面貌。当社会的文化进步到某种层次时，女性主义小说的崛起是可以预见的。

其实从历史来看，文学的素材至少有一半来自女性，然而，历史上的女性提供了建造文学殿堂的血肉，却绝少成为建筑师，只因缺乏正当的教育，女人竟被歧视为无知庸俗、软弱无能之辈。

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维姬尼尔。吴尔芙认为女性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外在的阻力主要来自社会。由於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经济受到限制，不能从事专业，在法律上不受保护等等。社会对女作家的压力至少有三种：一是domestic isolation，女性必须常常待在家里，不能外出，因而只有狭隘的见识

，而欠缺社会经验(narrow social experiences)二是moral restraints 社会对女性在道德方面的约束影响了女性作家的创作。三是男性批评家对女作家的歧视。

至於内在压力则与心理和精神有关。一是要做家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这是一个理想的自我牺牲型的女人，从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永远同情别人或使用别人的看法和想法。二是女性在传统社会道德的约束下无法像男性一样，将有关自己的身体或性方面的经验写下。(the difficulty of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my own experiences as a body)。

吴尔芙並认为女性写作三个主要条件是：(1)有自己的空间(2)足够的钱(3)以中性的态度来写作。

大马日渐开放的社会风气，促使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地位大为提高，尤其是教育方面，几乎与男性在基本上差别不太悬殊。许多女性都能透过生活的开发，参与男性优势的团体以及各种活动与行业。这令女性思考空间加大，对个人的期许便有了不同。女性在敏锐的自觉意识中开始重新反省，有更强的自信心之外並产生敢於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於是，哭泣不再是唯一表示感情的方式。

关於吴尔芙所提出女性写作的三个主要条件，当今大马女作家都可以拥有。那双在半个世纪前只能缝衣烧饭，洗碗煮菜，推动摇篮的手，开始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因此女性主义小说的出现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个走出闺怨之外的新世界。

(2)爱欲小说的酝酿

台湾近年来有所谓的大众文学，他们把它分为推理及武侠两部份。但是今年六月底我受邀代表大马到台北去参加第一届亚洲华文女作家文艺交流会之后发现另一个新的题材正如雨后春荀，长得快，而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就是——爱欲小说。我认为应把它纳入大众文学。

随着大马经济起飞以及旅游业蓬勃的发展，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力。

人的视野和价值观便因而有所改变。这两年来，很多小报及杂志纷纷刊载爱欲小说，而且付予比一般严肃性的文学更高的稿酬，这也不是一股相当大的诱惑力，因为有好几个作家都放弃了文艺创作而朝这个方向走去，所以可以说爱欲小说已经在酝酿中了。

(3)写实小说的延续

愈来愈多软性杂志充斥市场上，造成一种假象，让人误以为现代人在精神文化上很丰富，其实，文学已有逐渐式微的趋势。

严肃的小说包涵着心灵启示的积极意义，而不是轻松和娱乐。但是，现代的年青人宁愿花八十块钱去卡拉ＯＫ唱歌、去disco 跳舞，却不愿花十几块钱去买本文学刊物。与他们谈小说，他们谈的是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因为传统写实小说无论在景象的

呈现或人物的刻划上都远远比不上电影电视的逼真、细腻和鲜活。看电影电视较为轻松愉快，读书却是要花时间、要耐心去看。在这种情况下，令人为小说的继续生存而担心。

写实小说一直是大马小说的主流。但是，假如尽沿着这条仅仅描述人的外在行为，无法捕捉人物内心的活动，平面的描写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肯定会走进死胡同的。

在外国，小说家因受了近代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形式主义等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批评之学术思潮的冲击以后，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並运用不同的手法，来创作各类型小说，於是，意识流小说，魔幻写实小说，法国新小说，起现实小说，后设小说等纷纷产生。

那么多人肯定小说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形式，那是因为它的广度赢得多数人的赞同，它的深度具有无比的价值。

９０年代大马小说虽不会全盘屏弃写实主义，但是，作家们会开始酝悟："文学不同於宣传或新闻，所以，小说创作不是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经过艺术加工处理以后的"析射反映"。

(4)都市小说的产生

文学可以反映时代，时代也可以创造文学，文学与时代之间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是相互影响的。

由於工商业发达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以及竞争的剧烈，造成资讯的爆炸。结果出现了太多混乱的讯息，以致影响了现代人心理上的稳定。人际关系的疏离愈明显，沟通也就有了困难，这都是不能避免的。

当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到都市化的型态的时候，传达当代人们生活特色的文学作品自然会受潮流的影响，都市小说也就应时产生了。

繁荣的经济带来享乐主义和物质生活至上的论调，无孔不入的渗入社会各阶层。新生代的小说家会尝试以各种角度来描写都市人的都市化生活，呈现大量风化的社会风貌，只希望都市小说家提供我们的不只是拓宽了的，膨胀的广度，可以相信也可以期待的是小说的思想及深度却会比前一代进步。

■

（乡青小说奖工委会主办马华小说工作营讲稿／稿费捐赠本刊出版基金）

《霹靂》三聲雷响

文坛忆旧

林琼

我之所以能够读到《叱吩》月刊，全拜慧适兄所赐。当时我在狮岛，慧适在怡保，怡保是马来西亚叱吩州的首府，也许当时叱吩月刊并没有发行到新加坡，我无法在新加坡的书局里买到，我所收存的三本“叱吩月刊”，都是慧适由怡保寄赠的。

《叱吩》月刊创刊号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由叱吩企业公司出版兼发行，定价马币九角，内容包括：创刊专文，诸家言论，作家座谈会，小说、散文随笔、文艺通讯、诗歌等辑，发刊词由李若梅执笔，她在发刊词里说：本刊命名“叱吩”，是要藉此“叱吩”一声撼醒整个“冬眠”的文坛，而并非仅着于“叱吩”这个区域去搞文艺；因此我们欢迎各家各派的作家为我们撰稿，我们也将刊登新秀的作品，以培育文艺的接班人。”据知该刊发行后，反应还算良好，只可惜购取该刊的读者大多数是学生与文艺爱好者，一般的读者却不多。

在创刊号里发表言论的有：韦晕、方北方、原上草、绍文、温任平、雨牧。发表小说的有：雅波、温臧、方彻、年红。发表散文随笔的有：莫理、翠园、朱昌云、静远、良贯、巍萌、看着、金叶子。发表诗歌的有：温任平、寒星、符擎流、晴川、关杰、端木虹。发表文艺通讯的有李锦宗。刊首题字的是吕婕，参与作家座谈会的有：李若梅（主席兼笔录）、原上草、陌上桑、慧适、李锦宗、林放、朱昌云、叔权。所谈的题目是：文艺副刊与文艺杂志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李若梅是叱吩月刊的总编辑，原上草又署沙风，是一位资深的小说家，曾出版《韭菜花开》、《迷途》、《房客》、《水东流》、《乱世儿女》等小说集。陌上桑是诗人与散文家，曾出版诗集《飞渡神山》与散文集《旅台小笺》、《凌晨诗笺》等书。慧适也是诗人与散文家，曾出版诗集《牧歌》、《桨上的月亮》，散文集《海的召唤》、《幸福门外》、《划向灯火》、《海真迷人》等书。李锦宗又署黄梅雨，是大马文史家。朱昌云是诗词家，著有《书窗寄语》、《人物随谈》、《诗词人述评》等书。

《叱吩》月刊第二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卅日出版，发表言论的有：麦秀、游牧、冰谷、雅波、端木虹、莫河、夏之雷。发表小说的有：原上草、曹岑、杨升桥。发表散文随笔的有：翠园、莫理、涵玉、小小。发表文艺理论的有罗会林的《浅谈诗的本质》。发表文艺通讯《马新文坛内外》的有李锦宗。发表诗歌的有：丘梅、萧枫、郑可，我也发表了一首《高原

行脚》，那是写于金马崙旅次的诗。参与座谈会的人士有：彭士骅、陈郁菲、杨升桥、赖保兴、谭建发、黄崖、雅波。所谈的题目是：如何提高中学生的课外阅读风气。

主席兼笔录仍是该刊总编辑李若梅，彭士骅笔名翠园，是叱吻国民型中学校长，曾出版《夜窗闲话》、《书灯絮语》、等书。陈郁菲是培南独立中学校长。杨升桥是国民型中学教员。赖保兴是中学生，壁报主编。谭建发也是中学生，语文学会主席。黄崖是资深小说家，曾出版长篇小说《山村烟雾》、《金山沟的哀怨》、《吉隆坡风雨季》等书。雅波擅长写小说与散文，曾出版《崩》、《不落雨的雨城》、《梦之外》、《一颗星在陨落》、《焚烧一卡车的愤怒》等小说集，以及散文集《深山寄简》、《醉笔人语》、《云外飞笺》《雅波专栏》等书。

《叱吻》月刊第三期未能如期出版，延至一九七七年三月卅一日方才出版。在《诸家言论》里发表言论的有：马崙、绍文、温任平、杨水源。发表小说的有：碧澄、叔权、刘前度。发表文艺评论的有：方北方、黄海明、端木虹。发表散文随笔的有：温梓川、青莹、翠园、黄润岳、文戈。发表诗歌的有：怀冰、商晚筠、杨柳、赵令江、丁云、符气南。发表文艺通讯《马新文坛内外》的仍是李锦宗。主持《书简清谈》的是雅波，参与者是温祥英、林风、冰谷、艾文、麦秀。所谈的题目是《泛论文艺批评》

这个《书简清谈》是采用书信方式，邀请各地作家广泛地讨论当前文艺问题。这次的谈论分为五大要点：㈠对于本地文坛的文艺批评风气如何提高与改善。㈡有人说："文艺批评的地位应与文艺创作等齐，不该信赖于附庸地位"，你的看法如何？㈢对于文坛上最近一连串的笔战文章，你有什么意见与感想？㈣在你心目中，一篇理想的文艺批评，该具备什么条件？㈤自由发表你对文艺批评的意见

策划者雅波也参与谈论问题，参与作家简介如下：温祥英原名温国生，其他笔名有山芭仔、温藏、半闻人等，著有《温祥英短篇》。林风原名林克双、南洋商报（怡保办事处）职员。冰谷原名林成兴，擅写诗歌与散文，著有诗集《小城恋歌》与《冰谷散文》。艾文原名郑乃吉，其他笔名有北蓝羚、张梓等，著有诗集《路，，赶路》与《艾文诗》。麦秀原名郑文文水，曾任《教与学月刊》编辑，著有《再见斑马线》与《绝粮》等小说集。

《叱吻》月刊第一、二期依期出版，第三期却拖延了五个月后才出版，名为月刊，却"名不符实"，可知经济上必产生了问题，前两期是由吉隆坡八打灵的中央印刷有限公司承印，第三期却改为怡保的上海印务书局承印，其中显然产生了印刷与运输各方面的问题。当时我曾这么想：《叱吻》月刊恐怕难逃厄运了。不久，慧适来信说他曾与有关人士见面，据告知，第三期算是最后一期。

叱吻三声雷响后，大地又陷于一片空寂，令人惋惜。

■

馬華寫作人介紹

新鋭鄭祖

黃梅雨

马华文坛奖金最高创作奖“第二届乡青小说奖”已于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公布，来自柔佛州笨珍的小说家郑祖，以《过海客》赢得了特优奖（奖金$5000·00）。这是他第二次跟这项文学奖结缘。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他以《半菜番》获得这项文学奖优秀奖（奖金$1000·00）。

其实，在这之前，郑祖经常写作参加文艺创作比赛，而且常常出师告捷而夺奖，主要的如下：

星洲日报及巴生福建会馆联合主办的散文创作比赛公开组第一名，作品《渔歌唱晚》。

南马文艺研究会一九七九年及一九八〇年度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作品《荣休之后》与《明天没有希望》。

大马永联青“全国文艺创作比赛”小说组第一名，作品《天谴》。

居銮中华学校校友会“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三名，作品《扶择》。

沙巴斗湖青年文艺协会小说佳作奖，作品《众望所归》。

马来西亚青年团结运动吡叻州公会主办的“全国华文小说创作比赛”入围奖，作品《明日又天涯》。

吡叻实兆远南华中学校友会“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入选奖，作品《春风化雨》。

马六甲青年联谊会小说奖，作品《命关》；散文奖，作品《浮尸》。

郑祖，又署宏子秋、弘政、雅伦等。，本名洪祖秋，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生于柔佛州笨珍，早年在培群小学接受启蒙教育，英文中学毕业之后，曾任报社通讯员，书记和警察志愿后备队警员等等。

大约一九七一年，他担任培群华小临时教员，一九七八年假期师训毕业，成为正式教员，曾在大笨珍大同学校执教，现升任小学副校长。

他从一九七五年起就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建国日报文艺副刊《大汉山》（原上草编），接着散见于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甄供编）、南洋商报的《读者文艺》（钟夏田编）和通报的《文风》（原上草编）等等。

他把这些小说选编成为小说集《盼》，而获得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一九七九年度小说组优秀奖，并由新山长青贸易公司出版。方北方在序言中说，郑祖对题材的撷取文字的措理，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有不俗的表现；尤其内容方面，主要是反映马来西亚底层社会的乡土人物。

除了创作小说以外，郑祖也翻译了著名马来小说家沙农、阿末（Shahnon Ahmad）的两部长篇小说《灰烬》（RENTONG）和《满途荆棘》（RANJAU SEPANJANG JALAN），先后在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和小说版连载。《灰烬》已以单行本面世。■

醒覺吧！同胞們！

心覺

常常都觉得庆幸能进入马大，更甚的是能成为中文系的一份子。当初选择念中文，只凭着一股劲，总认为应该选些自己兴趣攻读的科目。其实一直以来考得最差的是中文因知道自己的不足，於是从不放过念中文的机会。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使命感。先修班那一段一个人苦读的日子，也常听到很多对华文科不利的谣言，至今仍迂回心头，犹如昨日一般清晰。原来只要仍旧有一些人能排除万难，继续选读华文科，那么华教在马来西亚的前景依然是一片光明的。这是我后来从陆老师与马大生讲话中才得知的。这使我更庆幸于自己的选择，没有辜负自己接受母语教育的基本人权，才知道曾一度埋怨妈没有把我送入英校就读是多么的幼稚。

教书虽说是己久的心愿，但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具备种种不利于进教育系的条件（选择单文修中文是其一），都使自己犹豫是否应该坚持下去。当想到自己从来都只在接受而没有付出，如果毕业后不能把所学的传授于下一代，徒挂大学生的名堂，悔对自己，悔对有恩于我的人，那时候的信心是坚定的。然而中文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又岂只是“教师”那么简单呢！他是整个中华文化延续的关键人物，下一代的思想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啊！此外，政治、经济等各领域都需要中文系的毕业生参与，尤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华社逼切需要一批能撰写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工作者，才觉悟到原来我们的责任是这么的重大。想到这里，不觉汗颜，试问一下目前的我们究竟做到了多少？

有时天南地北地与A同学谈到华人文化问题，A同学说他要移民，因为他对不了解自己文化的同胞已失去信心。听了他的话，不觉一惊。自己也曾经迷惑过，以为舞龙、舞狮就是华人的灵魂，孰不知没有了本身的语言文字，那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有效的方法让每一个华人醒过来，但我仍不赞同要移民的那位A同学，难道移民又能挽回他的民族优越感吗？告诉不了解我们处境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也爱这个国家。哀莫大于心死，还有什么事情能悲哀得过自己放弃自己的国家与自己的文化？所以不要说我们被剥削，应该自问我们有没有珍惜自己的文化。对于那些把孩子送入马来小学或英小的华校出身的同胞们。我是觉得非常的痛心，同时也无法了解他们为什么会不珍惜自己的文化。

华教在马来西亚的前途是光明的。我深信只要仍然有人能执著于维护及发扬它，等待我们的将是黎明。醒觉吧！我深爱的同胞们。

■

写于华教风风雨雨的年代
31－12－89

千萬不可自殺

馬兒

志辉、崇明、天曼和宗德都吃过了晚餐，平时他们总会一起到屋外的马路上散散步，去散散心，以驱散整天为功课、为学业的烦闷和压力聊作调剂调剂。偏偏今晚却下着毛毛雨，大家唯有被迫关在大客厅。

志辉独自坐着看电视节目，崇明正在剥着橙单独享受，天曼的手捧着的是份马来报，宗德看的是华文报章

"哗！有没有搞错？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教师也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宗德的惊叫把其他的同学的注意力都分散了。

"对啦！当老师的怎么教人去自杀呢？"崇明立刻把嘴里的橙吞下即说。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知识份子找死路多的是，过去有女医生、男医生、还有会计师也都先后自寻死路。"天曼早就把视线转向宗德，不再看报了。

"唉呀！他们全都为了爱情嘛！"志辉也加入这谈天阵线，不再看电视节目了。

"爱情真的是这么伟大吗？"

"那当然囉！爱情的力量是最大的。有很多人一旦碰上了失恋，就会像中了邪、着了魔；不吃、不喝、不睡眠！分分秒秒都在想着心中的爱人！"

"这就是为情所困，为爱而烦呀！"

"失恋者要是整日都在胡思乱想，最后必会失去了全部理智，迷失了人生方向，选择一条最愚蠢的自杀路来结束生命！"

"多没价值的选择！"

"哗！失恋真的这么可怕呀！"

"知识份子选上了轻生的道路，真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这世界可大得多，人应把眼光看得远，他们应知道怎样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没有福气去享受这多姿多彩的人生！"

"难道人类活着就是为了情情爱爱吗？"

"是呀！我们活着就不应该只是

关注着男女关系这么简单。”

“人生的意义应是广泛而有真谛的。”

“相爱的人不应只注重着两人的天地，那是太狭窄，太浅见了。男女相爱只是人生的一部份插曲吧了。我们活着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人类大事等着我们去挑起担子呢！”

“对啦！我们平日就应认清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恋爱观！”

“他们满肚子都是学问，为什么对人生一点儿信心都没有？”

“这就叫做想不通！”

“知识份子的头脑应比普通人要强，也比普通人更懂得如何明辨是非，如何分析事情问题的轻重才对！”

“假如那些失恋的人，都能理智的，再三的自我开解，再三的自我反省，头脑必会清醒，这样就不会做傻事了。”

“对！我现在就写一篇文稿，来奉劝天下的失恋者，好让他们头脑都清醒，好让他们都会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宗德很认真的就拿起纸笔在书桌上急急的书写了。

“写好了，记得给大家欣赏！”天曼像是打趣似的说。

“别忘了寄去报馆投稿！”志辉非常关心的说。

“喂！你一定要写得够劲，够力，想自杀的人看了才不会自杀。”崇明担心他写得不够理想。

“最怕想自杀的人却没有机会看到你写的奉劝书。”天曼最爱说讽刺话。

“别泼冷水，我会把宝贵的意见一一列出，细心地协助宗德把奉劝书写好。”志辉把内心藏着的那股热情都透露出来了。

“我也来帮助你。”崇明自告奋勇地说。

“大家这么热心，我的奉劝书必定会写得很好。”

壁上的时钟虽是接近子夜时分，而这几个年轻小伙子仍没有睡意，他们共同讨论得更起劲，共同研究得更有头绪。

这时，宗德觉得手上的笔多像一把锋利的名剑，也像有力的宝刀，内心充满着一股热和力，他很有信心的书写着奉劝书，接着他又仔细地把文稿点算，竟有十张稿纸这么多了。

最后是天曼站起了身子，似满腹感叹的说：“真的好希望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多的自杀事件发生！”

“希望这篇奉劝书能让想自杀的人都得救！”宗德内心充满着信心和祈望。

已经天亮了，宗德还在梦里写着奉劝书，嘴中在背诵着奉劝词。

“千万不可自杀！”

“人生是最美好的！”

“我们要走最完整、最理想的人生道路！”

“喂！宗德，快起身啦！”天曼急急摇撼着宗德的身子，嘴里拼命在催促着。

“千万不可自杀呀！”宗德虽是睁开惺忪眼，嘴里还是背着奉劝词。

“上课了，你再不起来，那一定会迟到！”

“大家应懂得培养健康的思想！”宗德把奉劝词背得更大声。

3·1·90

评和论析。唯下笔务求郑重，一切为心事论事；不提私人恩怨，不怀敌意；凡事以马华文学的健康成长为前提。如有值得传诵的成功作品发表，我们也希望有心人能在本刊或其他的地方为文推荐，以求惠益更大的读者群。这样，对有关作者而言，也是一项无上的精神勉励。

在现阶段，作为一份文艺刊物的编者，他们都面对着两项颇不容易措理的工作任务。一方面既要为读者提供真正具有水准的作品，一方面又要栽培新人，以备将来为马华文学的长跑接棒。《清流》的编者当然也不能逃避这项责任。因此，每期必然会有些初学者的习作穿插其间，希望读者诸君谅察与接受。

《清流》双月刊面世的日期虽比原订的迟了一个半月，但我们将设法加速步伐，赶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之前，出足五期。因此，希望作者们加把劲，尽早把拟好的腹稿写出来，让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编辑和版面设计的工作。

最后，愿《清流》永远是人们心上一道冷冽的奔流，不论气候如何变化，都能保持其纯净与活力，都能给人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清流》雙月刊 創刊號

15·3·90 再版

刊名題字 ■ 葉兆熊
封面畫作 ■ 郭緒益
版面設計 ■ 許崔冰 馮太仲 郭緒益
主　　編 ■ 陳有明
編　　委 ■ 黃戈二 一介 田舟
校　　對 ■ 紫夢羚 一介 良木 朵拉
督　　印 ■ 駝鈴

出版及發行 ■ 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承 印 者 ■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No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售　　價 ■ 每本馬幣$2·00

人鼠

羔羊

老鼠是一种机警灵活的小动物，它是靠那敏捷的行动，尖而锐利的牙齿，充满强大的破坏力。

鼠是最能适应任何恶劣的环境，不管是多脏的臭水沟，或是多臭的垃圾堆。它们都爱到处去闯，到处去破坏，以求活命的方法，因此我们可别小看鼠是很小很小的动物，它们都能一代代的延续繁殖，永远都不会灭亡，永远都持着挣扎力活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周围的环境越是恶劣，鼠的生命力则越是坚韧。

人会被咒骂为鼠，那完全是因为那人已处在穷途末路中挣扎着以求生存。人到了无法求得温饱时，谁还会顾虑面子呢？谁不想光宗耀祖呢？人到了无路可走时，若不学鼠辈那样灵活钻营，则会面临断炊，无法求生了。人为了求生，为了一日三餐，生活的挣扎，谋生的追求，其奋斗的路上是过着艰辛困苦，挨尽了辛酸苦味的。每一回，只要我一想起做人的苦日子可真不好过时，真是会仰天长叹呢！那阵阵无奈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呢！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我就被迫做人鼠，常常在法令的隙缝中战战兢兢地求生活，而我幼小的心灵上早就烙下一道深深血痕，虽是如此却也锻炼我勇於向困难挑战的坚强性格。

徘佛是昨日才过的日子，那时我住的村子里一斤树胶可换不到一斤米，要依赖割胶为生的村民，真是苦不堪言。三餐难温饱，於是就有村人在胶林毗邻森林地带，开辟一块园圃，种些瓜果蔬菜充饥。

有人开始，也有样学样，大家都一窝蜂涌去斩芭，只不过半月光景。竟被砍伐了几十依吉森林。村民像牛马一样地勤力做，检拾未烧完的枝干堆好燃烧。大家在光秃秃的土地上锄呀锄，洒下汗滴浇灌，撒下种子肥料，喷过药水捉过虫儿，日子久了土地才有了收成。我们除了自供食用，也卖些给远道来收购的批发商。

那时候村里没有闲人。大家都是上午割胶，下午农忙。人人都忙得非常快乐。因为勤耕耘就有好收获，岂知未到一年，一纸令下，执法人员大队来捣毁我们的农作物。那些正伸出蓓蕾的香蕉，木瓜●还有甘蔗，木薯和姜，都遭了浩劫，倒死当场。

村民在执法员离去后，大家握着全是断梗的农作物，都欲哭无泪，那一个不愁眉苦脸？那一个不长嗟短叹？大家为了开垦芭地，投下大量资本，平日多向杂货店赊欠伙食，眼看盈利将回笼，没想到横蛮的执法人员一到，反而害到大家血本无归。。。

有人不甘心蒙受这么大的损失，就去把倒下的余苗扶正，砍些树枝顶稳它。当农作物长得牢时，又开始吐绿了●那些执法员又来横蛮捣毁，且大骂村民像老鼠，要捉又捉不到犯法的村民。

自此后，三天两天又来捣毁一次，村民再也不能去耕种了，只能望着芭地兴叹！

年幼无知的我。老是想不通，那些人为什么这样野蛮，可以任意破坏别人辛苦栽种的粮食。

最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是村民，大家都很有办法对付来侵犯的野猪野猴

，吓唬得它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却无可奈地眼光光看着那些野蛮人把农作糟蹋。

后来我才稍为明白一些，原来没有政府的批准，谁也不能私自砍伐森林，那是犯法的。

当局也派了新闻车，劝请村民别砍非法芭，后来就再也无人去耕种了，那些田园也日渐荒芜了，真是万二分的可惜。

没有耕种，村民大都空闲，大家都不能过好日子，幸好村郊有一条不小的河，河里鱼产丰富，只要我们耐心垂钓，必会有收获，那河则成了村民的好去处。

别怪村民被骂成人鼠，因为人心的贪念也与鼠那样充满着破坏心肠。就像那条河，若人人只是钓些鱼佐膳，河里的鱼产足可供村民世代享受。没想到他们却因贪多而对鱼下起毒手。

就因为钓鱼收获不多，有人织网捕捉，有人做鱼笼围捕，又有人做鱼弹来炸，更有人在河里放毒，毒死一河的鱼子鱼孙。

记得过后我还带着弟弟去垂钓，耽搁了大半天，一条鱼仔都钓不到，反让路过的大人笑话，说我们是傻瓜。“才毒过鱼的河，鱼子鱼孙都绝了，要等到雨季到，才有鱼从别处游来。”

河里没有鱼上钓，村民还是有去处的，那些荒芜的田地有许多野猪出来觅食，於是有人做了陷阱来捕捉野味。他们最常捉到的是山猪，果狸和四脚蛇，有些人也捉到山羊和山鹿。只要捉到猎物，照宰可也，也不管那些野味是否是被列入受保护之动物，村民一有机会就赶尽杀绝。

有一天，有个村民捕捉到一只老虎，那虎比狼狗稍大。他把虎扛回村里就引起全村民都去参观，捕获的人一时不知怎么处理。有位老公公说：“最好用药材来熬虎胶。”正待宰时，村中仅有的两位警察也来了，却铁面无私地叫来警车，把人和老虎载去镇上警局，人被关了几天，最后罚款了事。那村民才知道做陷阱捕捉野兽也是犯法的。

『唉！唉！找吃难。难找吃。虽是满山遍野都可出粮食。』无知的老妇人唱道。

『这样不行，那样不能，喝西北风去么？』

却不呢！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离开村约有二英里，刚开了一座锡矿场，最近大兴土木搭起金山沟，地点巧在河的上游。

有人说：“既然河的上游有锡米，同一条河的下段一定也有锡米吧！”

开始有人持着木盘洗琉琅了，收获颇丰呢！引得人越来越多，整段河都有人在淘洗锡米，有些人看到胶价低落，索性停下胶工职，专业洗琉琅。三几月之后，河床河岸被挖掘得千疮百孔，河流被阻塞，下起大雨，河水泛滥，河边的居民叫苦连天。

久违了的执法员又来河岸捉人鼠，村人早防有这天，耳闻风声便逃走了，留下那些木盘器具，都被执法人员打得破破烂烂，损失也不少呢！

那些巡河的官员，对着大坑小洞哔哔叫：“这些村民真犀利。比真老鼠更具破坏力。一会见砍森林、一会儿挖河床、一会儿捕野兽、一会儿又

（文转 10··）

父親的心

XX我儿：

来信收到时，弟妹都争相传阅，有的还自告奋勇说要亲自回信给你。我看他们说得那么恳切、认真，巴不得给机会他们表现表现。谁知时间一天天过去，覆信这回事反被你推我，我推你地耽搁下来。到头来这个「担子」还是由我这老骨头亲自承挑。由此，我又得到一个启示：凡事不宜拖延，一切须今日事、今日毕才能奏效。

老二学了半年服装设计裁剪，拟於最近放弃这份习艺另谋发展。根据他和你妈说，他急欲找份差事来做，原因是你婆婆将於明年中移居加拿大（二叔家），所以他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赚点钱作「水脚」，陪婆婆一齐前往，打算以后定居加拿大。

他甫出校门，丝毫未有社会经验，因而一听别人说外国有阿里　咎的宝藏可探掏，就完全不追究其原委，心有所向，这似乎是时下一般年青人的通病。其实，依我看来，他最好还是继续学习目前这门手艺，待这门工夫达到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地步时，出国自然可稳打天下，就是留在国内也吃得开。关键是看他自己有没有「料」而已。

老三是理科生，成绩还算差强人意。不过，他肯发奋图强，努力求上进，这是我最感到安慰的。记得去年初中毕业时，他的数学几乎得个满贯，其他语文科却平平常常，勉强及格。年来经过你妈的严加督促和他的勤学苦读，现在各科已能平均发展，值得在此一提。

老四刻下正积极忙着应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看他不论晨昏，日以继夜地埋首苦读，把全副精神投注在一张文凭上，就使我比他自己还要忧心。成绩好固然是令人欣喜而笑逐颜开；一旦名落孙山，对他这种志在必得的心理负担，未知是否受得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有些思想比较简单的甚至会做出许多傻事来）？但愿他经得起这趟的考验，榜上有名。

老五的成绩素来不理想，尤以英、巫文特差。今年他念Form I，假如专心一致，有恒不懈地学习，功课不难迎头赶上他人。他就是有点不自爱，最近又不知道从那儿学来一套"法宝"，即不想读书，要学手艺。你妈虽曾劝解和责备过他，但他却固

但你自爱、自重，而为人处世又光明磊落，面面俱圆，我对你还有什么苛求？

来信说，你在夜市（Pasar Malam）摆卖的小生意经于两月前开始营业，我听了实在太兴奋了。在此，我还有几句话要向你交待，如：

㈠生意好，要设法扩充，乘胜追击，大展鸿图。然而，生意好，不是终极目标，还要懂得寻求突破。因为万事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㈡生意差，那就得细心着手检讨失败的原因。比如：是否物品的款式追不上潮流？还是货物的品质太差？抑是价钱订得太高等等；

㈢生意保持原状，则勿灰心，勿气馁，只要你尽心竭力，百折不挠地坚持到底，迟早会熬出头来！

夜深了，有话下次谈。专此顺祝平安！

父字

X月X日

执得很。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他年纪尚小，当然不主张他半途辍学，能留在学校多读几年书，多学些做人的道理总是好的。然，我也很重视他的兴趣和个性的倾向，我不想过份的约束他的行为，也不想太过钳制他的思想。如果他肯立志学艺谋生还不算坏（他日也可贡献於社会）。最坏就是既不求学，又不虚心学艺，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地把大好的光阴浪费掉，那就真的令我担心。目前他还肯到校上课，将来的成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老六排行最小，难怪你妈痛爱他。从他平时的言行举止观之，老六确实有点小聪明。每天，他的功课做得还算整齐，在批改过的练习簿里，总附有老师诸多鼓励的赠言。但他並没有想像的那么好，有时也会学人耍太极，投机取巧——在我跟前，他表现得勤勤恳恳；当我没注意他时，他便不知溜到那里去了。他到底年幼，还不宜乱下断语，以后仍须多加引导。

你身为老大，不但受教育少，而且很早就出来社会谋生。过去你虽不能说历尽风霜，倒也吃了不少的苦。

我們的成果最好

融融

周日，学校的迷你喷泉开始动工，众同事早早到校，开工大吉。

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最近学校处处增设布告栏，到处贴上十分工整的「良言」。

为国服务。

为教育作出贡献。

我们需要有建设性有创意的教员

诸如此类良言，像警告，又似在鞭策；大家每天看着，不敢视而不见。虽不至於把贡献、创意、建设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但周末周日有甚么额外的工作，大家自然而然以此为大前提，把所有的怨言统统收起，一齐勇往直前。

迷你喷泉这类的建设所需的是人力物力，那一台时价数百零吉的水泵是咱们头儿的私产。鹅卵石倒是不用本钱，只须走一趟乌当溪，大小粗细任君选择。其他的洋灰和沙石是咱们这些一等良民的「贡献」，小儿科不消提。

学校每当有此类的活动，男主外女主内已经成了定律。男同事们挖泥搅灰，颇为驾轻就熟。原来此种迷你喷泉头儿家中有一座，加马尔家里亦然。问下去才知道众男士都喜建设，在家里敲敲打打乐此不疲，如今有机会建到学校里来，就算没什么大前提，只怕也是乐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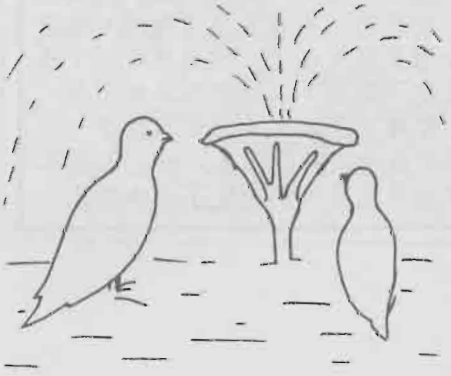
女同事拿着一份十分马来西亚式的菜单，躲进那一间校内唯一的教员宿舍，春咯拉煎，剥江鱼仔，洗洗切切，七八个人煮二十馀人的午餐，轻松潇洒之极。不当他是工作，当是大夥在野餐。谈笑间说及在学校煮食的经验，真是什么「场面」我们没见过，上一回建球场，发信叫村人来「自助」，以为来的至多不就是阿末阿武阿里，谁知竟几乎来了整村人，咱们头儿在那儿笑逐颜开喜不自禁，众女士你眼看我眼面面相觑一阵，谈笑用兵。米不够？没关系，我们甲乙丙丁谁也不在乎出那三五块钱。菜不够？大家涌进校园四周的林子里要来几种野菜，做一个Ulam，炒一个芭菇辣椒辣拉煎，又要出一个竹筍加喱鸡，色香味俱全，如此这般把大家吃得眉飞色舞。

那座喷泉终於建成了，就在办公室之旁。适当的大小，十分好看的池形，旁边植下的小棕榈树和花草正欣欣向荣。水泵引擎开动，喷泉之外，水力冲过那些高低重叠的鹅卵石，成了一片美丽的小瀑布，一时水声淙淙，宛如置身在马当溪。大家驻足围观，颇觉心满意足。我随口问起别的校园里是否有类似的「建设」？校长在一旁顽童似的挤挤眼，悄声耳语：

“有，但我们的是最好的！”

不由你不会心微笑。

18·10·古晋



《一個春天的夜里》作者

摩里·卡拉漢（1903－還健在）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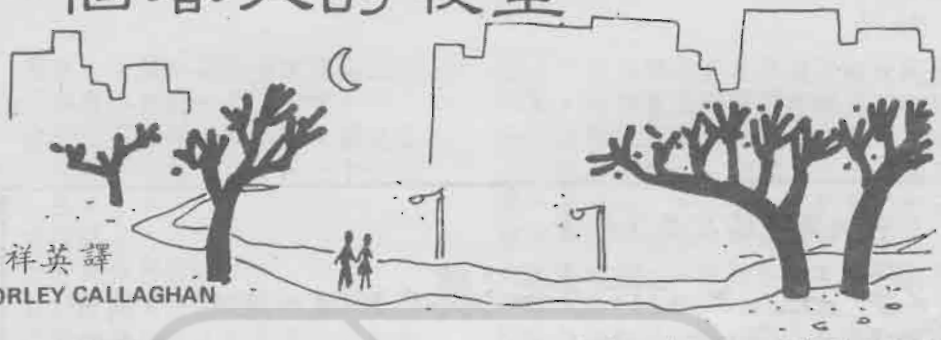
Morley Callaghan

溫祥英

除了在巴黎和美国逗留了一个短时期之外，卡拉汉整生都住在加拿大多伦多。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执业律师，汉明威的朋友（当两人同为多伦多星报记者时相识）。卡拉汉的写作生涯既长又成功。因汉明威的鼓励，他开始写短篇，过后发展到写长篇，一九二八年的《奇异的逃难者》(Strange Fugitive) 无可质议地证明了他的天才。这之后，他写了九部长篇，包括《被爱者与被遗忘者》(The Loved And The Lost) （1951），赢取总督奖，以及别的一些优异的长篇如《如是我爱》(Such Is My Beloved) （1934）。《他们将继承大地》(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1935）以及《天堂更多欢乐》(More Joy In Heaven) （1937）。

虽然他的长篇广受佳评，卡拉汉继续写短篇，而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之间，出版了三部合集与一个中篇，而在一九五九出版了一部选集。他的短篇呈露出他的社会良心，灵巧的技法、以及精细的组织。他的短篇尽可能地直接呈现背景与人物。卡拉汉尝试以人物生活中的琐琐碎碎来孤立人物性格中微妙的差异。他从来不哗众取宠。他安于试验出对普通旁观者认为毫不重要的事物，对当事者却是无比重要。集合起来，他的短篇在方式、态度主旨都大同小异。但无可否认的，他的控制是无可匹比的。他对书中与现实生活中的misfits所赋于的同情，也同样地无可质疑。怜悯 (Compassion) 是他所说的一切的中心。

一個春天的夜里



温祥英譯
MORLEY CALLAGHAN

他俩看了十一点场的戏。过后，坐在餐室里，坐得很晏。诗拉注意地聆听卜戴维斯的说话，欣赏着他所用的写字桌，面上不时流露出恬静的欣喜，表现出她能跟他在一起，那种快乐是多么的深沉。她是他朋友积克史迪柏士的妹妹。每次卜到他们的公寓中，她总会走进房中。他们会跟她嘻笑胡闹，取笑她新的穿着法，观察着她长大。而她总是微笑，缓慢而慎重地回答一切。

卜曾约她出去过几次，当他觉得需要一位认识他和喜欢他的女孩子来交谈。而今晚，他心情畅快地依在椅背上，正告诉她东，又告诉她西，充满智者的自信，一种跟她在一起时常有的自信；但渐渐地，当他注视着她，他发觉自己的话缓慢下来，声音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温柔，而最后他在桌面上俯前去，彷佛他刚刚发现，在她敞开的春衣里，她的颈项多丰腴柔软，而那斜戴在脑后小黑蓝帽下的脸孔，拥有一种新的、急切的美。她温暖地微笑着的柔软，离得他这么近，以致他的微笑有点羞怯。

“卜，你看什么？”她说

“我要看出为什么你今晚看来不同。”他说，而他俩开始轻轻地笑，似乎分享着同一个秘密。

当他俩在户外，手拉手地走着，享受着清新的夜气，诗拉急速地说：“今晚户外的天气多美好。让我们走一阵子，卜。”而她握住他手臂，彷佛对他非常肯定。

“好的。”他说。“我们走走，直至我们疲倦得非坐在路边不可。几乎两点了，但这不重要，是吗？”

诗拉依偎着他，这还是第一次她这样的依偎着他，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她现在是一位他不认识的女人，所以每踱出一步，刺激都在他心中成长，但同时他有种不安。他比诗拉高得很多。每次他俯头看她，她总以坦诚的喜悦回报他以微笑。然后他忍不住紧紧地按住她手臂，开始毫无顾忌地大谈着，谈起一切来到她脑海中的东西，摆动着那只空手，而最简单的字句都注入热情的优雅。她静听着，正如她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跟她哥哥爸爸在晚间的交谈，只是现在她要他知道，她独自一人霸占着他，她是多么的快乐。她几乎乞求地说：“卜，你觉得爽快吗？你喜不喜欢夜里的街道，连鬼影子都没有一个？”

他俩停下来，注视着眼前宽敞的街道，然后仰视那些耸立、歪斜的建筑物面貌，直至补缀似的天空。他以掌心托住她细小穿手袜的小手，他以

另一只手轻拍着它。两人大笑，彷佛做了什么虽傻但可爱的事。整个城市现在比较沉静，街道在他俩身旁流洒而去，但毫无方向，在这寂静之下，总有一种嗡鸣，一种动盪不安静的东西，真正的触摸着他俩的身心，正如街道上那温柔的春夜的空气抚摸着他俩。而在一间商店的门前，他把她拉到阴影中，温情地吻她。她毫不抗拒，他继续吻着她。然后他俩快乐地再向前走。他不管他在说什么，他谈到他去年才上工的广告社，以及当他有了更多的钱时的计划，而在每个字眼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毫无禁忌的意气昂扬。

他俩就这样地走着，毫无目的地走着，走了很久，之后他才看出她正跛着。她的脸孔不停地转向他，而她呢，卜，当我在这个时候回家？”

“不会有事的，我跟你一齐进去。”他说。

“如果我说跟爱丽丝，我的女朋友，过夜，会不会更好．．．你以为会更好吗？”

她犹疑不决得如此厉害，这使他担心，因而加重语气地说：“现在已将近黎明。何况你父亲知道你是跟我在一起。”

“那末，我们该说我们去了那里，直到这个时候，卜？”

“只在散步。”

“也许他不会相信。也许到现在他已确知我跟爱丽丝过夜。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去的地方．．．”当她等着他的回答，那在她内心酝酿了这么久的东西，终于呈现在她那黝黑、急切的脸孔的柔软里。

他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兴奋，以及某种缓慢的开展，遗失在犯罪似的不安中。然后一种半惭愧的感觉开始制服他，而他开始想到在公寓中，他跟积克与老人家谈天，而诗拉进来聆听，急切的脸孔充满严肃。“为什么你认为会有麻烦呢？”他问。“你父亲可能已睡熟。”

“我猜他会”她迅速地说。“我傻，我应该知道，根本不会有什么，我看起来一定很傻。”她开始摸索着词句，然而她的混乱思绪使她变得哑口无言。

“我意想不到你对你父亲会认识不深，”他火速地说，似乎被冒犯了。他急要引起一场争论，因她父亲而起的争论。他渴望相信这个事实，于是他尝试只想起那些夜晚，当她父亲，白发爸爸，胡须花白，情绪蛮好地也时常微笑，但她是真的跛得很厉害。“什么事了，诗拉？你的脚到底怎样了？”

“是我的脚跟。”她说，“把脚举离地上，我的鞋子一直磨擦着它。”她试笑笑。“没事的，卜”她说，尝试不跛地走下去。

“你不能这样走下去，诗拉。”

“也许我们把鞋子脱下来一会儿，就会好一点。”她说，似乎向他请求帮忙。

“我帮你脱下来”他说，然后屈膝跪下，而她则把脚举起，手按在他肩上来维持平衡。他温柔地把鞋子脱下。

“噢，脚跟上的空气多清爽。”她说。街上没有人过来。他跪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轻柔地按抚着她的脚跟，一面仰视着她，满脸关怀。“试试替我穿上，卜。”她说。但当他把鞋

子推过脚踵，她说："老天爷，比刚才更紧。"她跛行了几步。"也许我们不该把它脱下。那儿起了水泡"她说。

"这样走下去，简直发疯。"他说。"一有的士经过，我就截住它。"他俩站在路边，她重重地依在他的手臂上。而他感到保护性的体贴，因为脚踵的伤痛，使她看来更像那个他认识的小女孩。"看多夜了。几乎四点了。"他说。"你父亲一定非常暴怒。"

"可怕地晏。"她说。

"是我的过错。我会告诉他是我的过错。"

有一会儿她没有抬头。当她最后抬头仰视他，他以为她恐惧。她似乎不能蠕动她的嘴唇。"他们会怎样说追述他在纽约的旧日子及旧餐馆，但每一段来到他脑海中的交谈，每一个夜晚，都有诗拉在那儿，聆听着、注意着。然后情形变得他记不起那些过去的时光，只记起她年青热烈的脸，一直在他面前升涨，虽然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曾真正的注意过她。于是他拼命地说："你的亲人与我之间，有种世界上最最友好的感情。依我吧，我们走回街角。那边比较容易叫到的士。"

他俩开始缓慢地走回街角。她仍跛着，虽然他有力地紧握着她的手臂。他开始以低微的说服性说话，急切地等着她迅即的反应，但她只说："我不知道究竟怎了。我觉得疲倦或什么的。"当他俩站在街角时，她开始小哭一阵。

"可怜的诗拉！"他说

然后她生气地说："为什么可怜的诗拉？我根本没有什么。我只是疲倦。"而他俩不停地往街上望上望下，等待的士的出现。

最后一辆的士出现，他俩上车，而他把手臂搁在车座背上，刚刚触摸到她的肩膀。他不敢匝紧她，虽然他从来不曾对某人有这种温柔的欲望；但街灯间接地投射在她的脸上，照出她脸上的恐惧和不知所措的苍白。他怕惊扰她。他的心开始沉重而缓慢地拍打着，当旅途终结，他有一种喜悦

刚刚开了公寓的门与开了客厅的电灯，他俩就听到她父亲蹒跚地步出卧房。他苍白的胡须上下耸动，当他不断地弄湿嘴唇，而他的头发，照常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却因他曾躺卧过，散乱在额前。"你去了那里，直到半夜三更，诗拉？"他问。"我一直起身，你去了那里？"

"跟卜散步"她说。"我疲倦得要死，爹。我们忘记了时间。"她说得非常安静，然后她微笑，而卜看出她知道父亲是多么的爱她。当他眯着眼睛看她，她父亲的脸充满关怀，而她只是开朗地微笑，没有露出任何担忧，说："可怜的爹地，我梦想不到你会起身。我希望积克仍在睡觉。"

"积克说如果你是跟卜在一齐，你不会有事。"史迪柏士先生说；瞄着卜，他粗率地加上："她才十八岁，你知道的。我以为你比较懂事！"

"我以为我们是傻瓜，散步了这么久，史迪柏士先生。"卜说："诗拉有个水泡在脚跟上。"卜摇着头，似乎不明白他怎会是这样的大傻瓜。

史迪柏士先生注视着诗拉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精明地望着卜。只见他们两人都疲倦不堪、都担忧，但他

们两人紧紧地站在一起。史迪柏士先生清了喉咙两三次，说："你们到底中了什么邪？"然后他忽然露齿而笑，说："年青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可思议。我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我正为自己冲咖啡。你们两人是否要坐下来，跟我一起喝一杯？哈，卜"

"我倒希望能喝一杯。"卜衷心地说。

"你自己喝，我不要咖啡。它使我睡不着。"诗拉说。

"水刚煮开"史迪柏士先生说。"不用一分钟就好了。"他说，依然乾笑着和摇着头，因为诗拉已回来，他觉得满心快乐："我一直告诉自己，她不会有事，如果她是跟你在一齐，卜。"卜与史迪柏士先生相对露齿而笑。

但当她父亲正这样的说着时，诗拉抬起头，而卜认为他看见她对他微笑。他也想微笑，但他不能注视她，而必须不安地转过身子。当他再转向她，他几乎是乞求地，因为他正想着："我所做的，是我唯一能做的。而这是对的，然则为什么我现在正觉得惭愧呢？"然而他一直记起她曾在街角小哭。他渴望能想到说点什么，使她愉快地微笑——某种温柔、简单、友善的话，使她觉得与他相近——但他只能不断地记起她曾是多么的驯服。

她父亲正轻快地说着："我这就去取咖啡。"

"我认为我不应该逗留了。"卜说。

"只花几分钟而已。"史迪柏士先生说。

"我想我不要等了"卜说，但史迪柏士先生，微笑着，摇着头，已进去厨房取咖啡。

卜一直注意着诗拉。诗拉以手托着头，轻轻皱着眉。她的脸上又有安谧，以往就有的，只是多了种新的，充盈的柔软；她非常安静，也许重温着他吻她的方式，然后她眉毛轻颦，似乎不解，似乎她正聆听着和偷听到她自己羞怯地说："如果我有地方可去———"

卜觉得越来越不安，说："一切都很顺利，你看不出吗？诗拉？"

"什么？"她说。

"迟归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他说。

当她无言地凝视着他，她全然不像小女孩，她的眼睛闪光。整个夜晚的感觉，正在她身内汹涌；她几乎不能包藏在自身中那蠢动着的混淆感觉。然后她的脸孔因羞愧而发热，她凶凶地说："你为什么不走？还呆立这里，一直说说———"

"我不知道。"他说。

"走啊！请走，请。"她说。

"好的，我走。"他喃喃，他笨拙地起身，找寻着他的帽和大衣。当他开始走出，他的脸孔因羞辱而发热。他渴望着回头看她，但当他正走出去而她没有喊他，他充满野蛮的怨恨

在寒冷的晨光中，沉重的卡车滚过街心。他紧张不安，他几乎不能忘记一切所发生的。在他内心中有种宽敞惊人的空虚。他渴望能不顾一切地伸手出去，抓住那迅速、炽热、服从的喜悦，那曾如此亲近的喜悦。有一阵子，他根本不能思索。然后他觉得那缓慢的开展重新降临他心中，使他敏锐地感到惊异。

目錄

1.發刊詞 /駝鈴
4.文學運動的意義 /方北方
—談馬華文運的新方向—
6.賞讀吳岸的現代詩 /潘亞暾
11.馬華小說的前瞻 /朵拉
—鄉青小說獎工委會主辦
馬華小說工作營講稿—
14.文壇憶舊 /林琼
—霹靂三聲雷響—
16.馬華寫作人介紹 /黃梅雨
—新銳鄭祖—
17醒來吧！同胞們！ /心覺
18.千萬不可自殺！ /馬兒
20.人鼠 /羔羊
22.父親的心 /世平
24.我們的成果最好 /融融
25.摩西・卡拉漢簡介 /Morley Callaghon
26.一個春天的夜里 /溫祥英譯
30.記得當年年紀小 /顧湘
32.放晴時候 /彭吉清
40.都市傳奇 /懷鷹
42.在時空的云層外 /吳岸
44.叫我怎樣買得下 /碧澄
46.聖誕節前夕 /葉明居
48.我是一株樹 /碧枝
50.重逢 /因心
52.你馨香 /郁人
56.只有浪知道 /王濤
我們相愛最深
58.三寶洞 /紫夢羚
59.咏物詩 /芸亦塵
60.草風童詩二首 /草風
61.翻譯
(一)從斗室里出來 /駝鈴
(二)鑽石 /田舟
64.編輯部人語 /編者
66.謝啓
67.稿約
68.賀詞

記得當年年紀小

顧湘

记得当年年纪小的时候，我住在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里。

小镇风景俏丽，秀逸明媚，镇南有个小湖，水光潋滟，绿荫盈野，宛如一幅古朴淡雅的山水画。

门前有一条涓涓淙淙的小溪，门后是一池蛙跳虫鸣的水塘，几棵椰树摇曳下的简陋亚答屋，那便是我小时候的家。

那年头，整个镇上没有水电供应，当然更谈不上卫生设备啦。屋旁掘了一个十来尺深的水井，井水还算清澈。每次汲水冲凉，总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一桶一桶的水汲上来，有时候为了「偷工减水」，冲它三五桶便草草了事，正是名副其实的「水牛冲凉」(Mandi Kerbau)哩!

冲凉房是用锌板简简单单地围起来的，並没有装上门，只挂上一条黄麻布袋当作遮掩，以防「春光漏露」其实，家里也並没有满园春色，只有婆婆和我们三个赤精光的小鬼头而已。

屋子后面挖了一个深坑，用几片木板围起来，再挂上一块黄麻布袋，便算是我家的厕所了。每次蹲在厕所里，总可看到 坑里成千上万的粪蛆在蠕动着，有时微风吹来，阵阵臭味扑鼻，奇臭无比。

有人把政治比喻为粪坑，一群粪蛆在坑内你挤我拥，人家正掩鼻而过；但那群粪蛆却乐此不疲。一些搞政治的人，一天到晚争权夺利，斗臭斗垮，跟那群粪蛆又有什么两样?

屋内虽然家徒四壁，简陋不堪；但，婆婆却能打理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婆婆生性勤劳，又有洁癖，每天从大清早起，就一直忙碌到深夜，总是摸东摸西，没有一刻歇息。

每天早上一起身，我们兄弟三人便拿了书本，坐在门口高声朗读，声嗓震耳，习以为乐，如今，我还依稀记得一些断断续续的儿歌，例如「早打铁，晚打铁，打一把剪刀送姐姐．．．．」，「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等等。

一些年长的同学刚从胶园割完胶，头上还点着一盏煤油灯，正骑着老铁马赶着回家准备换上校服上学哩!战后许多同学都已超龄，同一班上年龄相差五六岁者也很平常。这些同学都因家境贫困，每天凌晨得从好梦中惊醒，跟着父母亲到园坵里去挑灯割胶，然后才背了书包到学校，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委实令人钦佩。然而，今天这种刻苦精神已不复多见。

晚间，我家没有大光灯，只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上，兄弟三人便在昏黄的灯光下温习功课。做完了功课，二弟和幼弟时常在玩斗蟋蟀的玩意，而我却兴致勃勃地看章回小说了。那时候才念高小五年级，顶喜欢看「小五义」、「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唐全书」、「精忠岳传」等民间章回小说，我常常看到津津入迷，难舍难分，直到婆婆再三催促，才不得不释卷上床。

章回小说留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到了中学时，还忘不了岳飞、牛、展昭、白玉堂、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等等草莽英雄的形象。有时在无所事事的时候，还会在胡思乱想，把自己当作是「薛丁山征西」的主角，幻想着跟那位娇嗔嗔的欢喜冤家樊梨花，如何历尽悲欢离合，如何领略郎情妾意的种种情景，简直是人小鬼

大，在做那荒唐的白日梦哩！

每逢周末假期，我跟二弟到胶园去拾取枯柴回来取火。在那广阔的胶园里，我们一面拾取枯柴，一面也在寻找橡胶籽，这些胶籽是用来做较量的玩意儿的。一般上，参加较量的两人，每人各取出一枚精选的胶籽给公正人，公正人把这两枚胶籽放在掌心上，双手用力一夹，其中一枚便会破裂，当然破裂者算输了，而那一枚完整无损者便是赢家。

通常我们在寻找胶籽时，都会挑选那些棱角峥嵘，线条硬朗的，因为此类属於上选；至於那些圆滑光润，八面玲珑的胶籽，则全是质地柔软，不堪一夹的。正如人的性格，圆滑奸诈，油腔滑调者，最终都是被人唾弃，自暴其丑；唯有棱角峥嵘、硬朗刚强者，才能冲破万难，迈向成功之路。

每当拾取枯柴，满载而归时，婆婆在家早已准备好「下午茶」，引颈以待，这份「下午茶」，並非洋茶、牛奶和三文治，而只是一壶的咖啡，和一盘的面包皮而已。

热腾腾的咖啡和香喷喷的面包皮，对我们婆孙来说，便是一份丰富的「下午茶」了！这些面包皮，是我们两兄弟隔天轮流到镇上的咖啡店，向海南伯讨取的，海南伯原本是要丢掉的面包皮，便给我们带回来，让婆婆蒸热了，伴着咖啡一道吃，倒是美味可口呢！

如今，时代不同了，儿女们丰衣足食，还要诸多挑剔，别说不吃面包皮，连面包的「唛头」和牛油的品质也要认真讲究呢！我偶而叫妻收集几天的面包皮，蒸了伴着咖啡吃，回味一下童年的生活情调，儿女们看见了，还说爸爸真「老土」，连面包皮也吃。唉！他们又那里知道，爸爸当年的穷困呢！

有时空闲的时候，我也跟幼弟到池塘里捉打架鱼，到稻田里去捉蜻蜓和蚱蜢，还有斗蟋蟀和放风筝，跟那些邻居孩子们过着野性奔放的自由生活。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又在屋外屋后捕捉萤火虫，装进瓶子里，点点的萤光在黑夜里闪亮着，真是另有一番情趣哩！

如今，孩子们生活在高度文明的城市里，终日为学业竞争和补习功课而繁忙，此外，又要为了练钢琴、学绘画、看卡通录影和玩电脑游戏等等，他们就像「机器儿童」一样，任由父母摆布，过着紧张而又机械化的生活，可怜的孩子呵，他们已经失去了童年的真率和自由啊！

他们自小在功利主义家庭的薰陶之下，很可能养成了强烈自我表现的心理，假如有朝一日，他们有所成就，也可能只顾追求自身的享受和快乐，而对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群，视若无睹，那时，我们的社会将是一个无情的富裕社会呵！

我时常在想：人类物质越来越趋向高科技化，而人类精神文明却日趋没落。纵使有一天我们住在「唐明皇式的月宫」里，精神也会感到孤寂和失落，因此，我更加缅怀童年的生活。

如果时光倒流五十年，我仍然选择当年与婆婆相依为命的日子；啊！永远怀怙着当年年纪小的时候。

放晴時候

彭吉清

蔚蓝天空，艳阳高挂。我和二妹两人戴着头笠正汗流浃背地蹲在胡椒丛下拔草。

眼看胡椒丛的修长树影一一逐渐缩回到柱子下，知道已是响午时分。早上带来椒园里的一瓶黑咖啡已喝完，我不禁向二妹嘀咕："怎么三妹还没叫吃饭？我看八成又在偷懒了！"

"姐，早上爸妈进城时我特地叮咛妈给我们买支口红，你说妈会不会忘记？"

"学生也学人打扮？在这山林里涂给鸟看？"我没好气的应二妹，肚子饿得咕噜响。

二妹索性停下手挨到我身边来。"姐，我们都不小了。你年尾SPM考试后，跟着就要出来社会工作；而我也要上八号班了。这个年龄是不是该学打扮了，看城里的女学生那个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

"二妹，一个女人若只有美丽的外表而脑袋却空空的，那只是个漂亮的花瓶，在我们现在求学的年龄，万事应以学业为主。"

二妹被我说得默不作声，手里拿枝小树枝在泥地上胡乱画着，敢情是不同意我的看法，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正当我们僵在那儿时，不远的小山坡上传来三妹清脆的呼叫声，在静谧的山林里一阵阵回荡着："回家吃饭了。。。。。"

我透了口气，即刻站起身："走吧！花瓶。"

"什么，你叫我花瓶？"二妹不依的拿起树枝向我追来。

当我们正嬉笑着在一列列的胡椒丛中追逐时，忽然自微温的风中闻到一股异味，二妹亦随着停下脚步："姐，什么味道？"

我们不禁猛力向四周嗅着。"汽油味！。。。又像是煤油味，来自树林那一边呢！"

"一定又是后山的达雅同胞在树林里煮东西，这大热天可别引起火患。"

我狐疑地望着椒园旁的茂密树林："不可能吧？这汽油味怎么这么浓？若是烧饭该有饭香味才对。"

二妹不耐烦的催我："没事，我们这儿一向来都很平静。快走吧！再不走我要饿昏了。"

爸妈今早进城去给祖母祝寿，要明天中午才能抵家，现在家里是我最年长，不能不份外小心门户。回到家愈想愈不放心，又站在屋外的空地居高临下瞭望着山坡下的椒园，上千棵胡椒在耀眼的阳光下显得更是绿油油像一片翠绿的湖水随着和风轻荡，四周洋溢祥和气氛，不禁暗笑自己太多心，庸人自扰。正如二妹所说，这一带的居民一向来不分种族和睦共处，那会有什么事呢？

晚餐后，天一黑，三姐妹即刻锁紧门户，躲进房里。夜里听着窗外的

蛙声虫鸣总觉得分外刺耳，稍有风吹草动，便把我们惊吓得如惊弓之鸟。在这离城七十几哩外的偏僻郊区，只有隔着一座椒园的大舅家与我们为邻，再越过一个小山坡才有个十几户人家的达雅甘榜。

今晚天气有点闷热，三姐妹躺在床板上翻来覆去久久未能成眠，弄得床板吱吱作响，大家睁大眼睛各想心事，厅里壁钟的滴答声在静夜里格外扰人思绪。

躺在身边的三妹终於忍不住小声叫我："姐，我睡不着。"

"数羊儿吧！"我这一说，大家不禁发笑，气氛顿然轻松起来。

三妹在黑暗中低声说："早上我去路边小店买菜遇见大表哥驾了辆新车，大家都围着他的车看，好不威风。大舅竟然还一反常态走前来问我爸妈是否进城去。他说店里老板娘告诉他，昨天妈向她买了两只鸡进城给祖母拜寿去。"

"哦？大舅近年来见我们胡椒的收成比他好非常眼红，常对我们一家不瞅不睬，今天竟破例主动和你说话？我们要中采票了。"

二妹是直心肠："哼！瞧他一脸阴险相，準是不怀好心。"

"大舅的气量也实在小，大家都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他的收成欠佳竟嫉妒我们，常对妈冷嘲热讽，弄得两兄妹都不来往，也真是小器！"

二妹接着道："他们一家的嚣张样才叫人吃不消，大舅母常有意无意在言语上向妈示威她有两个儿子，把妈气得说不出话。"

"两个儿子成天抱打鸡又烂赌，十几岁人还一事无成，靠老子吃饭，有什么值得大舅母得意？"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数说着大舅家的不是，时间随着渐凉的夜雾悄然而逝，迷糊向大家逐渐堕入梦乡。。。

中午用膳时，爸边吃饭边咕："真是奇怪，近树林那边有十余棵胡椒竟无端端的迅速枯黄落叶，看情形不像是有疾病，而且现在旱季又没施肥，怎会无缘无故的枯黄下来？"

听爸这么说，自己脑际忽然有个模糊的印象闪过，想要将它捕捉却又一片空白，不禁出神苦思：为何爸一提此事我便有这模糊的印象？

午后我与二妹不约而同来到这排枯黄的胡椒前。眼看着绿油油的叶子迅速转黄凋零，心里不觉隐隐作痛；一棵壮绿的胡椒就如此无来由的枯死，这意味着我们多少血汗的白费与收成的损失？更何况把一棵幼小的胡椒灌溉至满树绿叶，这份随着胡椒成长的微妙感情亦非旁人所能瞭解。

正当我站在一边发呆时，二妹在一边乍然惊叫："姐，你瞧！怎么胡椒丛下的小草都也枯死？"

粗心大意的二妹怎的竟细心起来？自己的视线随即投向胡椒丛下的土墩。在这一刹那间，自己脑际那一闪而逝的印象立刻清晰涌现：那股散发在空气里的汽油味！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我立刻趋前用手抓把土放在鼻端前嗅了一嗅。由於旱季，数周未见一滴雨，因此泥土仍然有着浓郁的汽油味。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二妹已跑开去把爸妈找来。

大家即刻分头去闻这十余棵枯黄胡椒丛下的乾土。真叫人难於置信，每把泥土竟都透着汽油味，我们震惊得开不了口，爸的脸色愈来愈凝重，

最终他沉痛地说道："有人想毁了我们的胡椒园！"

大家听了都闷声不语，半响二妹才低声问道："会是谁呢？"

妈沉默片刻道："该不会是后山的达雅族同胞捣鬼吧？大家几十年来一直融洽相处，从没发生过任何争执，而且每当我们胡椒收成时都请他们来帮忙，给他们合理的待遇，並供午膳。像拉曼、亚末这几家，每回稻米收成他们还把整袋的糙米送给我们，我看不会是他们……"

爸沉着脸："这很难说！"

我思索片刻再问爸："爸，近来你是否曾和什么人发生过磨擦？"

爸不假思索地应我："没有，……好狠毒的心！竟然用汽油淋胡椒根，一次就毁了十余棵胡椒，我看这人不会就此罢休。事情严重，我必须去见见甘榜的葛巴拉（kepala—头目，村长之意）。"

葛巴拉会见了父亲后，立刻大公无私的召集村民询问，而且还亲自到胡椒园察看。淳朴的达雅同胞获悉这事后都非常震惊愤怒，大家声言一定帮忙找出这狼毒的家伙。看见达雅同胞不分种族给以我们的支持与关怀，确实令我们深感欣慰。

爸一连数日都闷闷不乐。不知怎么，自爸妈的神情里我仿佛感觉到其实他们心里已有个嫌疑犯，基于罪名严重，因此他们都不愿随意断言，以免得罪他人。为了避免事情恶化，爸决定花笔不小的费用，请工人尽快在屋子与胡椒园四周围上铁丝网。

一天早餐后，大家正待出门园里干活去，离家不远的路口突然传狗只凶狠的打斗声。

"準又是他们家的狗过来！"爸自门后提起扫帚，快步跑过去追赶狗只。

只见大舅家和我们的王六狗缠打在一块，撕杀得不亦乐乎，竟不理会爸手中驱促的扫帚。爸一急之下，猛力用扫帚向狗群横扫过去。只见狗只，痛极而叫，即刻散开。

爸气急败坏叫道："快把自己的狗绑好……真岂有此理！明明知道自己的狗凶，逢人便追，还不绑好，达雅工人早曾向他们投诉了好几次，竟能一而再地充耳不闻。"

妈在一旁应道："上次拉曼的儿子被他们的狗咬伤向他们索取医药费，还强词夺理说是拉曼的儿子手多去惹他们家的狗。"

中午大家正用着午膳，屋外犬吠声突然响起，大家回头自窗口望见大舅正满脸怒容大步向家里走来，爸妈狐疑的交换个眼色即刻起身步出屋外。

大舅见爸妈出来，凶巴巴劈面责问道："你们存的什么心？竟把我家的狗活活打死，我要你们赔！"

妈一脸诧异问道："你别无理取闹，我们几时打死你家的狗？"

"哼！早上我明明听见狗只在你们这里打斗的吵声，我家亚黄回家后便一直躲在墙角不动。刚才死去，我小心察看才发现它腹部有块淤黑。你凭什么打死我的狗？"手指向爸。

爸忍着待发的脾气应道："当时一大群狗扭打在一起，我急着赶狗怎晓得会打伤你的狗？我家小白的耳朵也被扯破流血。早上你既然听见狗只的打斗声，为什么你还不过来赶你家的狗回去？"

大舅双手插在腰间一副得理不饶人的神情："亚黄可是狼狗种，我要你赔！"

爸不禁亦把声音提高："每回都是你家的狗过来闹事把我们的狗咬伤，你又怎么讲？"

大舅斩钉截铁似地："狗是你打死的，你就得赔！"

妈气得涨红了脸叫道："你别欺人太甚！见我们不作声你就吃着来，你做的臭事我们不揭穿你吧了，你竟还敢来无理取闹！"

大舅听了妈这番话仿佛屁股被人大力扎了一针般跳起来怪叫："你说话可别血口喷人！我作了什么臭事？你要是胡说八道我便叫葛巴拉来"对於我们家胡椒被淋汽油一事这一带已是家喻户晓，他自然亦有所听闻。

爸立刻沉声应道："那最好，我早就想请葛巴拉来主持公道，基于大家是同族，而且又是亲戚，我不想丢脸才没把你的臭史公开！"

大舅把葛巴拉搬出来原意只是吓唬妈，却没料到爸竟如此应他。他依旧叫骂着，然而气焰已弱了一成。

"没凭没据乱诬赖人，我要你们赔偿我的名誉损失！"

爸铁青着脸说："好！若是诬赖了你，我们愿意赔偿你的名誉损失，不过事实如果真的如此，你可要给我们送上利市登门道歉！"

当天下午爸便把葛巴拉请来为我们两家主持公道。爸详细叙述那天他和妈进城后，大舅如何向三妹询问他们行踪，接着当天中午我和二妹在椒园闻到汽油味，再加上近年他对我们的敌视，这都一一指明他是嫌疑最重的人。

大舅一家在一旁愤怒的望着爸，大舅母更是尖着嗓子连声怪叫："葛巴拉你可别听片面之词呀！我们两家三百年都没来往，各理各的事，这一带种胡椒的人家多的是，我们何必对他们的收成眼红？更不必做这见不得光的事！"

葛巴拉坐在一边默不作声听完后，便严肃地对大舅说："我一向主张人民要不分种族和平共处，若有纷争谈会，更是要开诚布公、心中平气和解决，绝不可以抗胜的手段去对付他人。我不能一言断定这事是你干的，不过如果真是你，只要你肯认错道歉，我便不再追究。若是现在你不承认将来被我查出真是你所干的，我便收回你这块地，这包括你们的屋子和上千棵的胡椒，我不愿意把地租给爱惹事是非的人。你好好考虑考虑。"

大舅两夫妇听后脸色乍然发青，低着头和两个儿子细声商量良久，也许是衡量着事情的轻重。半响，大舅终于硬着头皮向葛巴拉承认事情是他干的。爸妈在一旁冷眼旁观不愿置评让葛巴拉拿主意。

葛巴拉宽慰地对大舅说："一个勇于认错的人，基本性必然不坏，只是一时胡涂。你现在依着你们华族的习俗向亚强家道歉，以后大家应该和睦共处。别忘了，联邦部长曾称赞过我们这犀鸟之乡说是全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和平共处的模范州。"

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了下来。事情虽已过去多时，然而大家心中却都长上个难於根除的怨恨疮疤。两家人共用一条石子路，大家每天出入常有相遇的时候，可是大家都无法释怀向对方展现个友善的微笑。

十二月的雨季，每天都见雨丝纷飞。太阳像含羞的少女，悄然拨开云层稍为露脸便又躲了开去。椒园里的工作亦随着清闲下来，因此乘着一年里这段闲暇的日子把住在城里的外婆接来家里小住。

早餐后我正打扫着客厅。妈捉着着外婆的旅行袋步出房门："每次来玩都这么匆忙，多呆几天都不肯。"

外婆跟在妈身后无奈地应道："哥哥嫂嫂出外工作，家里几个孩子没有我这个老太婆是不行的，改天你和亚强再带孩子们到城里玩几天。你也别太劳累，现在这个时候要多进点补，粗重的工作由孩子们去做。"

妈望望门外："就这么巧，本想叫亚强乘着天气凉早点上路送你进城，没想到今早拉曼的儿子又病得软绵绵，亚强不得不载他们到小镇的政府疹疗所去拿药。"

外婆体谅地说："无所谓，孩子看医生要紧。大家住在同一个地区就该不分种族互相照应，谁能料到那一天需要他人的帮忙？"顿了顿又说："我也不能说走就走。亚梅，陪我过去和你大哥大嫂说一声。"

妈面露难色："妈……叫亚兰陪你去吧！"

外婆见妈如此犹豫不禁顿足："亚梅，你可别忘了你们是有着血缘连系的亲兄妹，在这偏僻的郊区走整哩路都难见一户人家，难得你们兄妹住得这么近，万事彼此间有个照应，偏又为了点小事不来往，他都已向你们道了歉，你怎么还耿耿于怀？究竟要坚持到何时？"

妈赌气的说："他是兄长他该懂得怎么做。"

"你们兄妹俩都已为人父母还要气我这个老母亲？你大哥却说你是妹妹该懂得敬重兄长。唉！大家让一步不就没事了吗？像我和林嫂作了廿几年邻居，大家亲切得像自家人，远亲不如近邻，更何况还是自己亲兄妹。"

最终依然由我陪着外婆到大舅家辞行。这也是自上次那场风波后初次踏入大舅家，大家初见我伴在外婆身边都有点诧异，我亦深感尴尬，屋里气氛有点僵，不过外婆和大舅母一直在旁打圆场，因此大家终于努力打破这个生疏的局面说几句客套话，虽然大家的笑容有点生硬，然而不知怎么自己内心那股对大舅一家的抗拒感却逐渐淡去，心头亦仿佛轻了许多。走在回家路上自己不禁为此窃窃自喜，然而当想及爸妈时，内心禁不住涌现一种背叛了爸妈一些什么的犯罪感。

爸驾着小罗里车送外婆进城，顺便选购些家里的日用品，因此决定翌日才回来。近日连续下了数天的滂沱大雨，今天竟破例艳阳高悬，开始放晴，我带着妹妹们匆忙把大藤席拉到屋前空地上摊开来晒胡椒。抬头望望刺眼的太阳，心中不觉轻叹这绵长的雨季要持续到何时？以耕种为生的人可是靠着这大太阳过日子哟。

由于雨水的增加，椒园里的什草快速生长。午膳后，大家便戴上头笠到园里清除什草。正当大家埋首工作时，只见妈不时停下手作来休息。见她一脸的倦容，实在有异于平日，我不禁担心地问道："妈，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回家去歇歇吧！"

妈却笑说："没事没事。你们姐妹快去把小沟的什草劈开，天色似乎有点变了……"妈仰首望望天际又

蹲下身低头工作。

雨季的气候常是变幻莫测，一句钟后蔚蓝的天空已是黑云密布，强风刮起，眼见一场骤雨就将来临。妈在离我们不远处叫道："快回家去收胡椒，迟了就被雨淋了。"说毕已匆忙领先往家里的小山坡赶过去。

当妈与我快速把藤席卷妥收回家时，两人身上已被豆大的雨打湿了。妈坐在抢收回来的半袋胡椒上喘着气，脸色略为苍白。我们姐妹虽然诧异一向健康的她近来为何一直易于疲倦又没胃口，询问她数次都声称没事，因此我们也不再放在心上。

直到黄昏，滂沱大雨依然持续着，因此天色黑得更快。妈洗了个热水澡便说疲倦留在房里休息。晚餐準备妥当后我放轻脚步到妈房间去，刚把房门推开便听见妈轻微的呻吟声，我一惊，即刻走到床前。

"妈，那儿不舒服？"

她双手按在腹部："肚子有点痛。"

我把放在小桌上的煤油灯移到榻边，只见妈的脸色异常苍白，额角微湿。

"我拿驱风油给你擦擦。。。二妹，快倒杯热开水给妈。"

我用驱风油在妈的腹部缓缓擦着，然而自她那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中知道並没减轻她的疼痛。三妹摸摸妈的脚担心地说道："妈的手脚怎么如此冰凉？"

二妹道："会不会是绞肠痧？"

妈的痛苦神情虽叫我们担心，但也仍未乱了方寸。我轻声问妈："妈，我去采地毡草舂了榨汁给你喝？"

妈软弱的摇摇头，随着把我的手推开，艰难的把下半身挪到榻边，让身子缓缓滑落到地板上，只见她恍了恍就将晕倒，我们即刻惊慌把她扶住。突然在房里的小空间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腥味，只见妈的长裤逐渐湿透，以至渌渌地粘在大腿上。我把沾满舔呼呼液体的手掌伸到昏黄的灯下一照，所见的全是刺眼的鲜红血液，三姐妹互视着竟惧怕得作不了声。

半响三妹带着哭的颤音惊叫道："妈，妈，你觉得怎样？别吓我们。"

自己惧怕得掌心冒冷汗，脑子嗡嗡作响，混乱得无法思想。二妹用冰冷的手摇摇我："姐，怎么办？快想办法呀！"

很本能的我向她说道："快去叫大舅，把车开过来送妈进医院！"

二妹苍白着脸，立刻拿起手电筒连伞也没带便冲入豪雨的黑暗中，犬吠声在沙沙的风雨声中此起彼落。

妈眼看就将陷入昏迷中，那股湿意依然不断在延续着，房里的腥味愈来愈浓。我和三妹慌乱得束手无策，流着泪把妈抱紧。自己不自觉的喃喃自语："支持着，忍着点，大舅他们就到了。。。"

三妹在一旁恐慌地哭叫着："妈，你不可以死呀！妈，快醒醒！"

此刻，时间仿佛已停止行进。望着地板上扩大开来的鲜红，只觉得自己已惧怕得难於支持下去时，屋外终於传来车声。

二妹浑身湿透带着大舅夫妇俩连奔带跑冲进房来。他们乍见房里的情景震惊得目瞪口呆，大舅母先定下神立刻用条毛毯把母亲的身子裹住，此刻妈已陷入半昏迷状态，脸色白得像

纸。接着大舅快速地把妈抱进车里，大表哥开车，我随着大舅夫妇送妈进医院，大表姐则留下来陪妹妹们。

小型医院座落在州哩外的小镇上，在黑漆漆的雨夜里赶路，只觉得车速缓慢似蜗牛爬，看看身边昏迷的妈，自己焦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大舅一直用手指接着妈的人中，他亦紧张惊慌得额角冒汗。仿佛有一个世纪那么长，好不容易才挨到医院，把妈送进急疹室后，大舅即刻拨电进城吩咐爸火速赶来医院。这小镇距离城市将近四十几哩，在滂沱大雨中赶路，想来也要一个钟头多爸才能抵达。

大家在急疹室外焦急等候，过了片刻只见一名护士匆忙出来对我们说："病人流产严重失血，医院的血库存血有限，希望你们能输血救她。"

大舅和大表哥即刻义不容辞让护士抽血，可是妈的情况並无好转，医生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你们最好找多几个人来输血以备急用，要快！"

大家苍白着脸互视着。我只感到喉咙乾涩，当我开口时，声音竟因极度的惊慌而颤抖："大舅，怎么办？"

一时间，大家的视线都投向大舅。他看了看墙上的钟，低头思索半晌道："如果回去找葛巴拉，后山的达雅同胞一定肯帮忙，可是来回将近两小时。。。我看不如到镇上去找祥记老板，他一直来收购我们的胡椒，凭着这十几年的友情，相信他会帮忙。"

在这凄寒的雨夜里，小镇显得格外冷清。我们冒着雨赶到祥记店外，这时我们已浑身湿透，却也无可奈何地大力敲响着店门。来应门的正是老板，他诧异的望着我们这副落汤鸡似的窘相随即机警的把门掩上，留下条小缝问道："什么事？"

大舅简单的向他道明来意，大家热切的期盼着他的回答，他听后不假思索应道："大吉利是！这种事来找我？今早我儿媳妇刚给我添了个男孙，你们少来触霉头，去去去！大吉利是！"说竟像见瘟疫般呼的一声把门关上。

碰了一鼻子灰，大表哥气极地不住咒骂着，大舅紧皱眉头苦思，而我却急得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当我们经过一家冷清的咖啡店时，忽然有个达雅青年自店内赶出来把我们叫住。在昏暗的街灯下看清他的脸，才认出是葛巴拉的小儿子亚利。

见我们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他关心地问道："怎么这个时候你们会在镇上？发生了什么事？"

大舅无限感慨向他道明事情的缘由，只见他默不作声，听完后便说："我们工地有十几位建筑工友，你们先回医院去，我现在回去用工地的车载几位工友去输血。"

我们绝没料到这突然而至的喜讯，大家瞬间怔在当场开不了口，半晌才回过神来急忙向亚利道谢，他回头笑笑人已冲入豪雨中。

近午夜时候，妈终於渡过危险期，爸把大舅和亚利一群人送到医院门口："真不晓得该如何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真抱歉打扰大家一夜没有好睡。。。"

亚利豪爽地应道："舍己救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爸来到大舅身边，激动地把手搭

在大舅肩膀上："大舅，这次真多亏你和大舅母，不然亚梅。。。真不堪设想。。。"

大舅语重心长道："亚利说得对，我们是应该舍己救人的。更何况亚梅是我的亲妹妹呵！"

大舅回转头时，我仿佛瞧见他眼角隐隐冷着泪影；兄妹之情，毕竟是血浓于水。

大舅母则向爸抱怨："女儿都这么大了，亚梅这是何苦呢？"

爸感叹道："亚梅一直想博个男的。。。"

大舅母心有余悸地对爸说："女儿儿子都一样，现代这个世界什么养儿防老已不管用了，真是何苦用条老命去换个儿子？"

爸亦有所悟："大舅母说的是。"

当妈回家休养时，大舅一家和甘榜的达雅同胞们部常到来探望，大家的真挚关怀深叫我们感动。当见妈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时，爸决定要选个周日请大家到来庆祝"斯拉末"（selamat—喜事之意）。

闹哄哄的人群里，爸对坐在身旁的葛巴拉说："葛巴拉，亚梅的命是大家救回来的，真不晓得要如何感激大家才是？"

葛巴拉豪爽地应道："我们虽是异族，可是大家已相处了将近卅年，一向都不分彼此互相关怀照应。瞧你们每个说起达雅方言都是琅琅上口，根本已是一家人，不必再把这个谢字挂在嘴上。"他再喝了一口米酒感慨万千地对爸说：

"看见你们这三个亭亭玉立的女儿，有学识又能干，我真是羡慕。当年我太太生了三个儿子便因体弱而病逝，儿子长大逐一离家出去闯天下，一年难得见几次面，我还是情愿养几个女儿好。"

大舅母刚巧经过听见了便说："葛巴拉，你要是喜欢不就向亚强讨个女儿当乾女儿吧！"

妈谦虚道："这三个女儿什么都不懂，若是认葛巴拉作乾爹，还真沾了葛巴拉的光。"

葛巴拉笑笑应道："你们把女儿养得这么大给我当乾女儿，我这个老头算是捡了一个宝。。。不如这样吧！今天看见你们两家和好如初，我就在这"斯拉末"认亚强的幼女和亚发的独女当乾女儿，以示大家不分种族不记怨恨和平共处一家亲！"

一时间，屋外的客人都高声欢呼鼓掌，一致赞成葛巴拉的决定。接着三妹和大表姐各人手端一杯茶向葛巴拉认父敬茶。当她们轻声唤爸时，只见葛巴拉不禁激动得眼角微湿，老怀大慰，依着华人习俗掏出两个红包递给两个乾女儿。

二妹站在我身边眯起眼望望屋外刺眼的阳光："持续了几个月的雨季总算过去了，瞧今天的天气多好，在这初放晴的日子看见这炽热的太阳还真有种亲切感。"

环视屋子各角落畅饮言欢的邻居们，我亦不禁感慨道："只要大家守望相助，再大的风雨也不怕，因为放晴时候总会到来。。。。"

■

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七日

文學運動的意義

談馬華文運的新方向

方北方

文学运动是文化革新运动发展的一个环节，也是新文化社会出现之前，旧文化在物极则反的积极趋势中，所产生的新认识的走向。在文学创作的收成上，虽不是旧文学脱胎换骨的新生，但可肯定地说，它是促成旧文学的制作，走向新文学创作过程，所激起的具有社会意识的一种思想转变的高潮。

中国五四文化运动，新文学创作，不论内容与形式，虽不是新旧文学截然不同的转变，但他与中国整体文化革新的走势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各领域的文学创作，在同一阶段的时间中，都取得新的认识，除了表达革新运动中，达致进步的一定成就，必然也是整体文化走向一个创新的阶段的起点。

於是当各文学领域出现耕新的局面，社会自然也取得一定的进步。因此文学运动一定是在文化革新的大潮流的冲击之下发生的，它的发生是反映那个时代落后的负面的没落，从而表现了那个时代出现的精神趋向，也反映社群对既有的文化生活发生反感、并将不满表现於行动、面对进步方向，在思想观念上所引起的巨大的变化。

〔一〕

马华文学自七十年前破土萌芽，成长之后，所发生的各种文学现象，都是具有社会因素的意义。

诸如一九二〇年，马华旧文学所以没落、新文学繁荣，无可否认是受中国五四新文化革新运动的影响而促成。原因是当年马华旧文人，由於思想的顽固，在维护旧道德的保守观念之下，反对社会朝向民主与科学，不少散文、诗歌、小说的作者，因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发，加以在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新思想的鼓舞下，便纷纷成为马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而展开锐利的笔锋，以白话文发展进步的言论和文学作品。这些具有新思想的白话文章，对马华新文学的成长就产生了决定法的作用。

又如马华新文学萌芽之后，经过几年的奋发振作，而出现具有强烈思想性、倾向於现实主义、进而掀起新兴文学创作的高潮之后，由於马来亚土产和胶锡的价格狂跌，经济发生恐慌，促使写作人不得不发掘本地题材反映社会现实，以致造成接二连三的文学案件，马华文运因此陷入困境，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都市傳奇

懷鷹

我们的上司张主任越来越嚣张了，不知是他在股票市场上被烧到手指，还是玩女人玩出火来，整张脸绷得比满弦的弓还紧；他那张脸无异是办公室里的温度计，同事们虽然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仍免不了要挨臭骂和嘲讽，他骂起人来和股票行的买卖声不相上下。

尤其是这几天，他那张嘴从早到晚都在骂人，电话被他摔坏了。他骂清洁工友忘了收拾他的桌面，就连墙上的电钟走慢了五分钟，他也骂人；凡是他的下属，没一个不挨他骂。他们早已窝了一肚子气，就是没处好发洩只得闷在心里。

我和小尤拿文件去给他签名，他正在听电话，而且和听筒彼端的人在吵架，脏话都骂尽了，只差没把电话机丢出窗外。我和小尤对望了一眼，心知一场风暴即将掀起。果然，他气呼呼地摔下听筒，瞪起一双咻眼看着我们。我们把文件堆在他桌上，小尤说："张主任，请你签个名。"

他拿起文件看了看，从鼻孔里哼出一声，说："这份文件是谁打字的？"

"我"小尤轻声地说。

"你？"他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定定地射在小尤脸上，说："为什么这个字涂掉？"

"打错了，我涂掉重打。"

"拿回去重打！"他把文件丢在地上，把旋转椅转到后面去。

他这一招的确不得了，小尤简直惊呆了，好半晌才拾起那份文件，满脸怒气的走出；我也不敢逗留，赶紧溜出。小尤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把文件重重地摔在桌上，大声的嚷："妈的！老子受不了这鸟气，辞职不干算了！"

同事们围拢过来，同情地看着他

"小尤，别冲动。"老王说

"我们是来工作，不是卖身！"小尤喋喋不休地说。

"对！小尤，我支持你，我们一起辞职。"我不知那来的勇气，脱口而说。我在办公室里颇有些影响力，所有同事受了我的鼓励，也纷纷表态

，我们约定下班后去Coffee House商议大计。

正当服务生把饮料端上来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阿梅出现了。大家都很愕然，因为这个阿梅平时最爱在张主任面前打小报告。

“你来这里干什么？”老陈语气不太友善的说。

“怎么？不欢迎我参加你们的行动？”她边说边坐下。

“欢迎，但我怀疑你是不是来刺探情报的？”老王尖酸地说。

“哎呀！冤枉呀！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船沉了，连我也会被淹没呢！”

大家都保持缄默。

你们一直以为我向张主任打小报告，但请问，有谁听过。那些都是传言，你们也相信？那真是太小气了。我阿梅虽然不是江湖女子，但也不会做那种损人利己、卖友求荣的事！”

她的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羞得每个人耳根发烧。我们对她的疑虑一扫而空。我们热烈而坦诚地交换意见，决定写一封集体签名的辞职信，打算明天一早就呈给张主任。老王神采飞扬地说：“我们五个人集体辞职，一定把姓张的吓到屁滚尿流，啊哈哈……”

会议在幽默的谈笑中结束，每个人心里都洋溢着战斗的气氛。

隔天一早，我们五个人，当然包括阿梅，精神抖擞地推开办公室的门一起走进去。张主任悠闲地仰靠在旋转椅上看报纸，不知大祸已临头。他把报纸放下，傲慢地看着我们，说：“1 2 3 4 5，一共五个人，好极了，找我什么事？”

我把手中的辞职信放在他面前，说：“我们集体辞职，这是辞职信”

”我们期待中的场面並没出现，他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静，连辞职信都不看，就说：“OK，我批准。就你们五个，还有吗？叫那些希望辞职的人都进来，我全都批准，OK？”

我们面面相觑。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五个人在这部门里算是骨干人物，他怎么一点也不惊慌？这太荒唐了。我们的意念还没完，张主任又说：“我昨晚已拟好了征聘广告，明天就可以见报，欢迎你们来应征，哈！”

这末了的一声“哈”，把我们的雄心震破了。我们象斗败了的公鸡退出来。小尤第一个忍不住的说：“妈的，我们内部出了奸细！”

四个人八只眼一齐射向阿梅。

“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怀疑我通风报讯？岂有此理，连我都被炒鱿鱼了，我怎么会是奸细？”

“算了算了，反正一切已成定局，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拿出阿Q精神来安慰四个落魄的同志。

一个月后，我们又在Coffee House会面，这次只有四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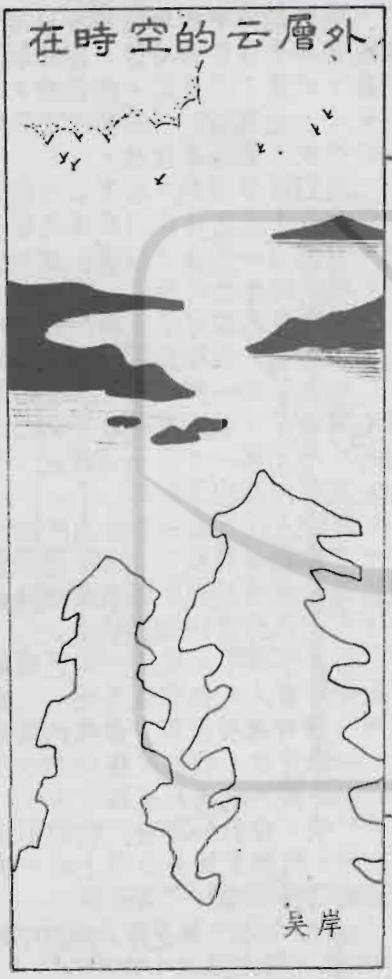
“喂，你们知道吗？我们走后的第二天，阿梅又回去公司上班。她现在又升了一级哩！”老王说。

除了“妈妈”声之外，我们只有自叹倒霉，怪自己没有“慧眼”。

“你怎么知道她回去公司上班？小尤忽然问。

“因为……我回去应征。”老王吱吱唔唔地说。

三张嘴巴都在刹那间呆圆了。■



人间又清明

想此刻香火绕山
烟尘弥漫
年年今日
我总化作黄花一朵
在日夜扩大的遗忘的荒野上
为你绽放

但此刻我在高空
俯瞰茫茫云海
长空万里
情寄何处？

忽见机翼下
大江逶迤
自千山外奔流入海
遂忆当年
你壮志凌霄
气贯长虹
却不料一声雷霆咄叱
化作一场春雨
悄悄然
洒落大地

从此山泉汩汩
洞溪潺潺
汩汩潺潺汇成大江如斯
悠悠然
注入永恒

壮哉人间
在时空的云层外
历史
清且明

一九八九年清明节于砂上空

叫我怎樣買得下？

碧澄

一记雅加达附近某银器工场的一位技工

热带的风风雨雨
　　灰灰尘尘
带动了日子
带走了岁月
在传统保守的工场
木桌木凳的环境
你先失却乡音(一)
再驼了背
一眼已瞎
仍得借助近视眼镜
透视幼细的纹路
一足顶着凳子
一足紧撑桌脚
双手在水盆与桌面间
来回挪动
刮擦刮擦
只为制成具具闪亮的
银器
摆在里头的展览厅
或用车子载往外间
以万标价(二)
叫我怎样买得下？
三餐粗食外
你最高的享受
来自烧青铁壶中的
浓茶或咖啡
除了炭屑和闷气
你甚至吸不起一根香烟

有谁会相信
幼而精的银器
竟出自这双日益粗糙的
手
而青春
却让你的腰
不断向下压
叫我怎样买得下？

注：
㈠他十足是华裔，却只能操爪哇方言。
㈡马币一元值印尼六百五十盾。

聖誕節前夕

葉明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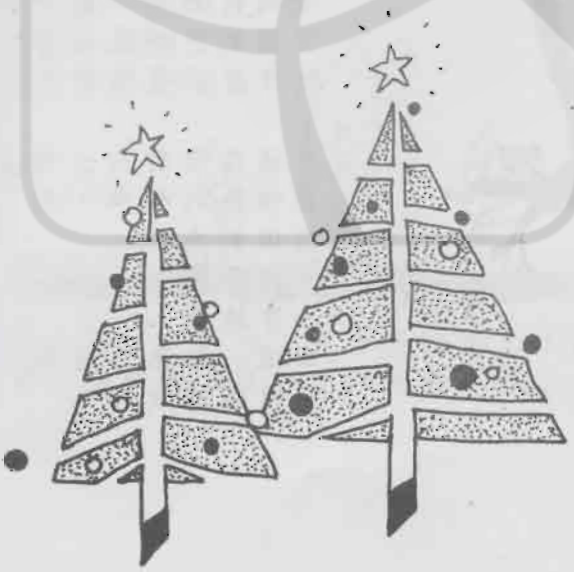
在吉隆坡的街道上
我们走在，走在一个五光十色的节日里
这是圣诞节的前夕
所有的街景，灯光，都为明日而喧哗
都不约而同的在讨论着
今夜应有的狂欢

我们不是耶稣的信徒
但我们也在庆祝，比谁都疯狂
只要是节日
我们都要庆祝
只要是诱人的地方
我们都愿意受到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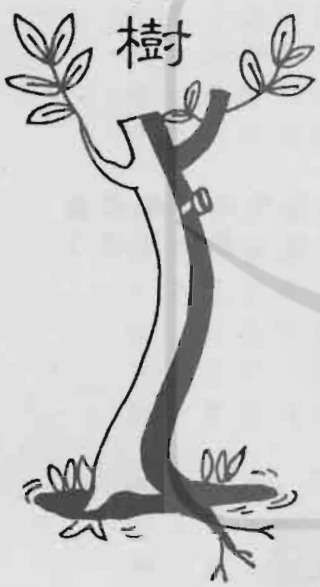
请别说我们随波逐流
朋友，如果你愿意站在远一点的角度来看
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丧失了味觉的蚂蚁
已经嗅不出族群走过的路线
在这寒冷的艳阳天下
常常乖离了自己应走的轨迹
我们不敢前瞻，不敢仰望
不敢把自己的思想拉得太长
比如说拉长到最初的理想之外
——那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我们惟恐承受不了
那一份回弹的压力

我们只能是
瑟缩在脚下的那一小团黑影
随著脚步，去它要去的地方
而至於它要去什么地方
那已不是属於我们管辖的事

（叶明珺曾多次得奖，1989年他写的《盆栽植物》获得全国诗歌赛第一名，另一篇《椰林夜雨》得全国散文赛第三名。）



我是一株樹



碧枝

我的祖先
原飘自四季的北方
而我，乃来自四季的一颗种子
在南国的土地上，我
茁芽
发叶
生根
吸吮母亲长夏的阳光
吸吮母亲秋日的雨露
我在这里长成
一株树

我的生命未曾阅历四季
但我能击响春天的鼓声
但我能划动载诗的龙舟
但我的枝桠能高挂
秋夜里闪亮的灯笼

生活在母亲的土地上
我伸散的枝条，与
祖国的友树
一齐开花
一齐结果
牵成一片热带园林
牵起遍地欣欣

尽管豪雨曾经摧折
我新发的嫩芽
尽管暴风曾卷落
我未黄的叶片
尽管有那么一个无情的雷电
劈断我的脊干
我仍原地札根
不会离去我绝不会离去
因为呵！
　　我深爱脚下的土地
　　我要绿化这一片土地

　　熬过了季候的风雨
　　我将再抽青发绿
　　守在母亲的土地上
　　我是一株树
　　一支不萎的树族

注：
（《在黄昏，那一片草地上》是碧枝在1989年获得雪隆兴安会馆主办的全国诗歌赛第三名）

一九三七年，即日军侵略星马之前，华文作家为了民族的存亡，掀起抗战文学运动；而面对各种艰险和生命威胁。战后，为了发挥文学服务於马来亚社会的精神，促使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实现，进而发起一九五三年星马文学界的积极反黄运动，也助长马来亚的独立运动达到高潮。六十年代中期，马华文学出版界出现一段兴盛的局面之后，由於新加坡与马来亚政治分家造成马华文运出现空前的消沉，这，都不是与社会的转变毫无所关

不过，马华文学被迫入消沉的日子，也是马华文学新生力量成长的前夜。一九七八年大马写作人（华文）协会成立之后，果然促成全国文艺界兴起，「爱国主义」精神，进而关注「国家文学」概念的问题。这种种发挥积极精神的马华文学运动的新倾向，都与华人社会的发展、以及大半个世纪以来华人政治思潮的演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二)

八十年代前期，马华的文学气候急剧转变，导致文学现象反常。好在华社廿七个华团领导机构，於一九八三年三月廿七日在槟城召开文化大会，依循联合国人权宣言、本着联邦宪法原则，结合国家的整体社会情况、政府的政策和各方面的言论，对华人文化和国家文化问题，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之后，都认为华人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已处於非常不利的地位，而以大会名义向国家文青体育部、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表达华社对国家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以及要求与建议，争取对我国文化集团之一的华族文化给予尊重。可是数年以来，华人的文化地位，仍然一点的改善也没有。面对的依然是一片黑暗！

作为国家文化环节之一的马华文学，既然不受国家所重视，於是雪隆中华工商总会吉隆坡嘉应会馆、兴安会馆、南大校友会、暨大马华文作家协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联合主办了可以媲美国家文学奖的马华文学奖。这正是华社深爱马华文学的感召，全面支持民族文化发展的表现；除了反映华社自觉自爱，重视民族文化的存在，也有能力颁发巨额的文学奖，且对马华文学具有激励的推动意义，也对马华作家发出挑战，督促写作人必须拿出分量厚重的作品，以便丰富马华文学的内容，从而证实华族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表现华人的尊严。

所以这一次华社首创文学节颁发马华文学奖，深具突破现状的壮举，可以说是马华文学处於逆多过顺的路途，而掀起的一个马华文运反应的高潮，具有建立马华文学的新精神，和充实马华文学内容与存在的意义，进而促使华社一路来漠视马华文学的传统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

因此，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六日晚，华社在吉隆坡天后宫颁发马华文学奖，正是华族举办为期一周的华文文学节最高潮的一夕，这一夕过后的翌日，便是马华文运新方向的转捩点，因为马华的文学运动已面对另一个进步的方向发展了。

一九八九、十二、十五

■

重逢

某夜，电视新闻报导汉城一名六十六岁老妇被安排与离散长达四十三年，刚逃出北韩的胞弟重逢的感人场面。两人相见恍如隔世，情不自禁下拥抱痛哭，涕泗满面。自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终结后，后者便告分裂，以北者为共产党朝鲜，以南者为反共的韩国。该金氏姐弟仅是数百万尝透手足分离之痛的朝鲜人的缩影。

苦候了四十三回四季的轮迴
我已无视死亡的
攀越一道
三十八度线的铁蒺藜
从此告别北地的春寒
　　迎接南方的春暖
姐姐，从此我们又是
同气连枝的金达莱
不再分植

我不想再掇拾枕畔
梦迴的悲酸
不意我携回的仍是悲酸一把
一头的稀疏和斑白
还能还原
一撮当年的浓密和乌黑吗
在你茫茫一对深潭里，姐姐
我惊见自己的投影
不不，一张被岁月恣意割据的
脸谱

此刻相拥
再没有斗争
再没有　　隔离
也休谈政治，或者主义
莫令涔涔的泪液
蒸腾冲天的怨气

啊，我乃回航的小白船
满载人海的沧桑

因心

崔冰图
2/90

你馨香…

一柱香能点燃多少时间
你心里涌塞的祷告
何时可以念完
神灵啊
还是你来看看吧
地球的这一块后土
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

超过二千万的生命
流了殷红的鲜血
依然勇往直前
头颅宰下了
身躯堆积当桥梁
而后，亿万的同胞
欢呼了解放

祖父婆婆笑呵呵
爸爸妈妈满怀理想
自己交心奉献
换来反反覆覆
几度，如罪犯囚徒
远走荒山僻壤
抛弃亲情只为祖国

郁人

• 祖国啊！祖国
如今与死去的朝代
为什么还是一脉相传
假借你的名义
操纵了杀身之权
为了你的兴亡
教人如蛾扑火

• 妈妈和老爸争吵
完全变了平时的慈祥
“你太没有远见！”
一面伤心号哭泪流满脸
“也许谣言，你着急太不讲理
枪杆子对付的是敌人
和平请愿要的是国家富强”

• 妈妈发呆的模样好可怕
老爸匆匆打听讯息去
我也尾随溜开
东厢的孙老太爷
痴望长空自言自语
“造孽啊！妖魔现世了
造孽啊！无法无天”

• 慌慌张张的人群
像一阵一阵浪潮
由大道涌到小巷来
有的衣裤不整
有的身上挂彩
有的激昂呐喊
有的悲痛诅咒

神灵才有能耐
驱除魔怪
回头瞥见张奶奶
频频叩头跪在门前
“天公玉皇大帝
保佑保佑保保佑
我的孙女平安无事”

一柱香能点燃多少时间
你心里涌塞的祷告
何时可以念完
神灵啊
还是你来看看吧
地球的这一块后土
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

你的香
夹在双掌之间
左右地晃
缕缕的白烟
惊慌无主
一如你的心弦
难到这是一种预兆

神灵啊
我虔诚地跪下
北方传来的讯息
如果不是谣言
那该怎么办
妈妈哭哭啼啼又痴呆无语
哥哥啊！你就回来吧

•一柱香燃化了缕缕白烟
我毫无经验喃喃滔滔
说不清忧患与祈愿
神灵啊
还是你来看看吧
地球的这一块后土
到底发生了什么灾难

（一九八九年十月九日定稿）

••••••••••••••••••••••

后记：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权者以重军队暴力镇压天安门的学生与市民后，神州大地，不但是风声鹤唳，而且可说是神哭鬼号，大好的中华儿女，有的尸横人民广场，有的自我流放，逃亡海外，有的四处朵避追捕

秋后算账在神州大地撒下了天罗地网。在天安门惨剧发生后几天，在报上看到一帧照片，那是一个小女孩为此到一间庙宇，跪在蒲团上祷告。我感触良多，久久不能忘怀。

几经自我煎熬，遂涂下了这几行字。

只有浪知道我們相愛最深

最后一次了
你回眸
终於
　　灿然露出
　　嫣红的笑脸
跟着匆匆转身
躲在云纱后面

我望着海天晚霞
痴想
是不是
你腼腆
焦急等待的容颜

我在腥风中
赶着制作
新发明的吊吊网
因为我知道
海洋的心深处
藏着
　　你无私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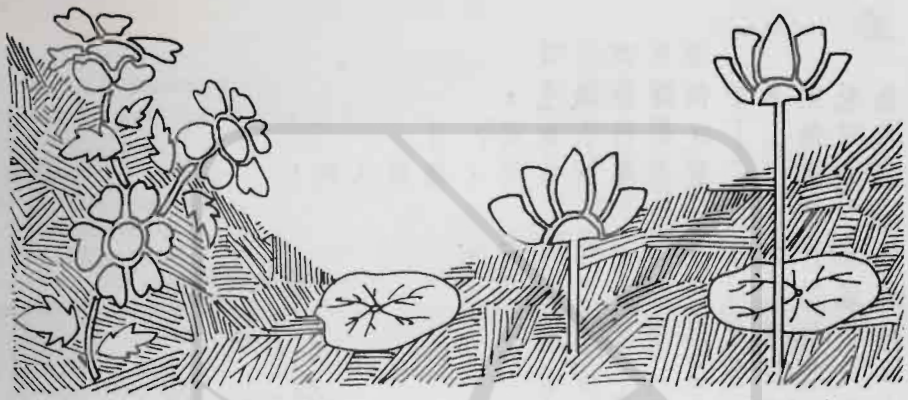
我是迟到了
然而你该已嗅觉
我衣上的汗
是承诺的实践
对你

你不语
我也忘了说话
海鸟看不出
你我的心事
眨着疲倦的眼
掠过低低的水面
问岛去了
而只有浪知道
我们相爱最深……

王涛
18·9·1989 邦咯岛

三寶洞
紫梦羚
我们的香火
躲在洞中
仰望千尺悬崖绝壁
崖峭壁滑风又急
逆境中静意中苦苦思索
如何展翅
如何飞出这幽深的洞
我们挺着傲骨学习
崖壁上的点点乱绿
我们的根强劲
龙蟠缝隙中
我们的枝叶苍茂
抖落寒风冷雨
我们的香火
躲在洞中
誓要探首誓要触及
洞外
自由的空气
平等的阳光

咏物詩



芸亦尘

㈠菊花

原是怯怯求存
朝暮受阳光点化
日夜经寒风训谕
涵泳情意
渐渐薰浓
一旦蓦然猛醒
喜见黄花怒放
任你西风狂疾

㈡荷花

远离尘俗的险诈
傲立碧波间
一任污泥脚下争宠
何愁:夭桃夹岸争艳
坚持沉寂中宁静苦修
磨锐骨干上的自卫尖刺
笑允灵性芳馨
时空里咏诗作画

賞讀吳岸的現代詩

潘亞暾

近十年来由於教学的需要，兼治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在步骤上先台港后海外，先微观后宏观，先单篇后专著，初以微观评析为基础，进而实行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然后在世界华文文学总结局中进行纵横多向比较。窃以为这样做较札实而深入，不致有大失误。倘若局限於一隅，容易偏废，要么大而空失之浮泛，要么就事论事鼠目寸光。就以吳岸而言，在我还没有写作家论之前，总是先就具体作品进行评介。长篇大论难做，读诗随感易写，所以中国古著文论中“诗话”多数都很简短。我就因循旧章，从微观的札记形式入手，去探讨吳岸诗章的多样化主题。这不失为基础工夫，可供进一步宏观评论之用。我的札记是赏读式的。

《后园小景》写於１９５８年吳岸２１岁的。从已发表的诗作者，此时他的“诗龄”才不过三、四岁。但这首短诗却表现了诗人的早熟，组织意象和安排结构都很老练。全诗只有8行。

毛丹满树红　　缤缤艳艳
毛丹树下遍地红　画意浓

这是前半首的四行诗。头两行分别描写树上和地上，相映成趣，仿佛临湖倒影，其实只是平地的错觉——这错觉当然只是诗人把常见的现象诗化了，造成美的景象：树上红，地上红。用字也很巧，“丹”与“红”同义而异感，在头两行双双都出现了，烘托了热闹的气氛，使人联想“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意境。接着第三行又加以概括性的描绘：“缤缤艳艳”。这又使人联想“落英缤纷”的意趣。最后第四行“画意浓”三个字，是诗人真抒感受，或说对前三行形象描写的抽象总结，有画龙睛之妙。再看后半首，也只有四行。

毛丹丛里有村童　摘摘吃吃
毛丹丛下有村童　微雨中

头两行也是树上树下的比照，整体又跟前半首的头两行相呼应。但这种呼应不是表面的“哼哈”唱咭，而是诗意内涵的关照。前半写的是客观的环境，后半写的是人被美景吸引来了。前半末了是人欣赏景，后半末了是人入景中而活动了。“缤缤艳艳”用的是形容词迭字造成“生动描写的格式”（语言学家赵元任教授说），而“摘摘吃吃”用的则是动词迭字造成“问歌性频繁动作的语式”——前者写动态的物，后者写动态的人。“画意浓”是抽象评论，“微雨中”则是具体背景的描叙了。这种“状语”adverbial 的妙用，是中国诗传统的可贵笔法（如“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吳岸继承发展而用之於马华新诗中，自是难能而弥足珍视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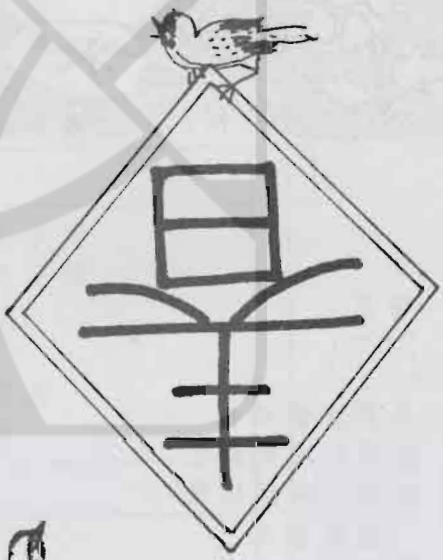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短诗长讲，意在强调诗人吳岸是一位早熟而旧诗根底深厚的海外华文新诗人。随后２０多年创作中，他总是推陈出新，不薄古人而爱今人的。我认为在马华诗坛上，吳岸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原因

草風童詩二首

春

爸爸把春字倒贴在墙上，
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爸爸说：「这是春到人间，春到人间！」

我正怀疑春是否已经来到，
却猛然听到屋外，
爆竹鼓着热烈的掌声，
向大家报告：
「春来了！春来了！」



小麻雀

小麻雀
一定做了亏心事
飞到地上啄吃食物
小小的脑袋
鬼鬼祟祟的
不断地东张西望

从斗室里出来

驼铃

早晨来到旷野
心胸豁然开朗

昨夜的梦里
阴霾遮顶
不见太阳
眼前的天边
却金光万道
晴空一片

斗室窗前的鸟儿
总在枝头翻身呖呖转
旷野上的鸟儿
却一阵接着一阵
掠空而去

看母牛啮着小草
才知道那乳汁
为什么一滴滴
都是那么芳香

坐在斗室的窗前
看见一根草
就可以写一首诗
此刻
无边的草原展现在眼前
却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形容词

我终於明白
在斗室里为什么会沉闷
因为斗室只有一个窗

一九五四年于实兆远

Keluarlah Dari Bilik Kecil

Tuo Ling

Pagi aku datang ke padang lapang
Hati dan dada menjadi lega cemerlang

Dalam impian kelmarin malam
Cakerawala diliputi kegelapan
Matahari tidak kelihatan.
Tapi sekarang di ufuk langit
Ribuan sinar cahaya keemasan
Angkasa menjadi cerah benderang.

Burung di depan tingkap bilik
Hanya melompat-lompat di ranting kecil.
Burung di atas padang lapang
Berterbangan di bawah langit
Segerombolan demi [illegible]mbolan.

Terlihat lembu mengunyah rumput
Tersedarlah kenapa susunya
Tetes demi tetes
Begitu lazat dan harum.

Duduk di depan tingkap bilik
Ternampak rumput secarik
Tertulislah sajak berbaris.
Tapi kini
Padang rumput yang terbentang tak terbatas di hadapan
Tak terdapat sepatah kata tepat untuk melukiskan.

Mengertilah aku
Mengapa di dalam bilik kecil pengap
Kerana bilik kecil hanya punya satu tingkap.

Diterjemahkan oleh Goh Choo Keng

編者按：曼德拉終于今年二月十一日重獲自由，圖示出獄時與其夫人聯手揮拳向群眾致意。

Intan

Tian Zhou

Yang dipenjarakan 25 tahun
gamak-gamak sama dengan
tertanamnya 25 ribu tahun
daya panasnya pusat bumi
panasnya ribuan darjah Celsius
tekanan panas berlapis-lapis yang kuat
Beransur-ansur menjadikan anda
dileburkan dan dipipihkan
Anda diam-diam
berkilau-kilauan
di sebuah gua lombong yang terdalam
iaitu penjara gelap Afrika Selatan

Mandela, Mandela
Begitulah orang memanggil anda
sebutir intan yang sempurna

Anda paling sesuai
dibenam dan disepuhi
di Afrika Selatan, tanah yang azab sengsara
Secara keras-keras
tahan dipipis
kilau-kemilau
menyanari
kegelap-gulitaan Afrika Selatan!

Diterjemahkan oleh Penulis Bumiputra
dari ruangan sastera
"Wenyi Chunqiu" Sin
Chew Jit Poh Malaysia

鑽石

田舟

二十五年的囚禁
相等于
二万五千年的埋藏
摄氏千度的
　　地心热力
　　岩层的高压
逐渐把你
　　催化　压缩
你冷静地
璀璨在
　　一座最深的矿洞
　　南非的黑牢

曼德拉　曼德拉
人们这样称呼你
　　一颗无瑕的钻石
你最适合
　　嵌镶在
　　南非苦难的山河

坚硬
　抵受得住磨损
眩目的折射
　照亮
　南非的黑夜

編輯部人語

小說

《放晴时候》是古晋彭吉清的短篇。达雅族村长——葛巴拉，不只把亚梅和她大哥（作者的大舅）的亲情寻回，也寓意着血缘虽浓于水，也有闹分裂的时候，而这种分裂外族人也可促成双方修好。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中，单元种族的团体也曾发生分歧与内斗，若也出现葛巴拉出来做"和事佬"不只帮了同血缘的一群，也可真正促成一个大公无私，不分种族的社会早日出现。这是一篇很成功的小说。

温祥英是我国很出色的现代小说作者，他非常注意他的写作表现技巧。他从不平铺直述，看他的作品，不能如看『故事』；一定要耐心投入去追寻回味才能"悟道"，悟出短篇的中心，也因此享受到读小说的滋味。温祥英也写英文小说及翻译，但不是格调很高的作品是不被译的。《一个春天的夜里》是加拿大作家摩里。卡拉汉的作品。摩里 卡拉汉的生平，温先生也写了一篇简介，为了『放眼世界』我们不只要亲近世界的作品，也要亲近世界的作者。希望读者认真地细读卡拉汉的作品。

怀鹰是新加坡作家，他的《都市传奇》的人物嘴脸，却是我们常见的，我们也吃过这种人的亏，照小孩的说法，他们是"臭人"是想往上爬，且不择手段的一群。

☆黄戈二

散文

在想象中，散文本应是来稿最多的，不料却是反应不佳，这多少可反映出当前马华文坛的处于"淡季"。

由于稿件奇缺，所以有无从选择之苦，又有手脚被束缚、变不出花样的感觉。

希望写作人多多惠稿，以免编者难为无米之炊。

☆一介

詩

现代诗方面，我们在这创刊号发表了吴岸、郁人、碧澄、紫梦羚、草风、因心、碧枝等人的诗作。其中有清明时节，碧空怀友而写来意境新颖的"在时空的云层外"；反映与描绘印尼华裔技工窘境的"叫我怎样买得下？"；因六四北京天安门事件而有所感触的"你馨香．．"；抒发我华裔祖先南来而扎根於斯的"我是一株树"等等，都各有一定的内容与特色，希望爱好现代诗的读者，能从中得益。

下一期，我们将发表金苗的少年诗及吴岸、因心、碧枝、王涛、芸亦尘等人另一些诗作。

"赏读吴岸的现代诗"是中国广州暨南大学潘亚暾教授就吴岸的诗作所作出的赏析。读者们在阅读之余，除了对吴岸的作品与风格，有深一层的认识外，在现代诗的写作技巧方面，必也有所收获。

我们的园地是公开的。希望爱好现代诗创作的朋友们，踊跃来稿，让诗的缤纷在这儿绽放，让诗的芬芳在这儿散发。

☆田　舟

編後語

《清流》双月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承蒙各位惠赐佳作和真挚、热忱的垂询，我们除了深深的感激之外，日后必定会设法将本刊编好，以报答各位的厚爱。

在这文艺理论严重缺乏的时期，难得方北方前辈能在百忙中为《清流》执笔。希望其他关心马华文运者，也能相继为马华文学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各自的真知灼见。

朵拉文友在题为《马华小说的前瞻》的讲稿中，对马华小说在九十年代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他本身的测度。读者诸君，如有不同的看法，也欢迎提出来共同探讨。

黄梅雨介绍了文坛新锐郑祖。郑祖一向为人豪爽大方，平生最爱结识普天下的良朋益友。他勤奋而认真的写作精神更是值得大家学习。

本刊园地公开，所发表的作品的思想言论，并不一定代表本刊立场。有关作者需自负言责，谨此声明。

大家读过创刊号，必有许多意见，为了希望朋友们能与《清流》有更好的联系与沟通，我们决定增辟"读者的话"一栏。来稿请勿超过四百字。一经刊出。即寄赠本刊或其他纪念品。

信封请志明"读者的话"，并迳寄《清流》主编收，No 8, JLN. PENGKALAN 8 (SPPK), 31650 IPOH, PERAK。

☆陈有明

★ 謝啓 ★

承蒙下列社團及熱心人士贊助本刊出版基金，本會同人謹此致予謝忱與敬意。

捐$1000者：駝鈴

捐$ 500者：建達集團、顏清文律師、張桓昌先生。

捐$ 100者：陳聯水先生、李妙順先生、實兆遠益智書報社、曼絨華校教師會、廿文閘國民校友會、實兆遠南華中學校友會、天定已埭州公會、愛大華閩江聯歡社、李美宏小姐、朱普韶先生、羅秋宏校長。

捐$ 50者：劉愛南先生、阮存惠先生、黃玉燕老師、曼絨福清公會

捐$ 30者：羅茂琳先生、、馬來和校長、霹靂美術協會。

捐$ 20者：鄭振宗先生、羅亞光先生、李亞來先生、蔡亞拿先生、鐘良祝先生、黃春金老師、梁麗華女士、張華福先生、洪玉桂老師、何愛群女士、布先同人、陳均賢女士、鄭惠清先生、林克通先生、陳景堯校長、蘇金榮先生。

捐$ 10者：羅浩霖先生、姚開喜老師、陳秋實老師、葉漢泉老師、賴鎮球老師、陳章新先生、蔡亞明先生、李秀霞老師、曾家烈校長、陳月明老師、黃光萍老師、陳文通先生、林寶英女士、方燦文先生、陳坤祥先生、朱昌金老師、林英潔老師、黃群婵女士。

捐$ 8者：楊俊蘭老師。

捐$ 5者：趙寶玉老師、葉鳳蓮老師、李日光老師、張南岳老師、陳貂喬老師、蔣秀玉老師、張素芳老師、鐘潤活老師、譚簡胤老師、侯雅萍老師、王永佳老師、李友其老師。

捐$ 3者：陸秀芳老師。

捐$ 2者：何碧雲老師、黃寶碹老師、吳嫣芳老師、張幸瑜老師、陳育光老師、冯美霖老师。

捐$ 1者：林美華老師、古淑芳老師。

上述捐款乃截至1990年2月20日為止，總計四千四百七十三元正。盼望各界相繼賜助。

霹靂文藝研究會啓

★★★★

稿約

本刊园地公开，等待各家各派赐稿。举凡戏剧、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书法、绘画、摄影等作品均受欢迎。

唯来稿必须是未经发表者。本刊对来稿文字有删改权，不愿接受修改者，请于稿端注明。译品须附原文。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㈠ 戏剧、小说请寄黄戈二

23, Jalan Wong Kwee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㈡ 诗歌请寄田舟

125, Antek Avenue, Jala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㈢ 散文请寄一介

32, Taman Rasa Sayang, 32000 Sitiawan, Perak.

㈣ 翻译、评论及其它杂稿请寄驼铃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请剪下---

訂閱單

编号（本会用）	刊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第　期至第　期		

附启：一期二元计，不另收邮费。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付予：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迳寄：23, Jalan Wong Kwee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黄戈二先生收。

清流雙月刊創刊誌慶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秦配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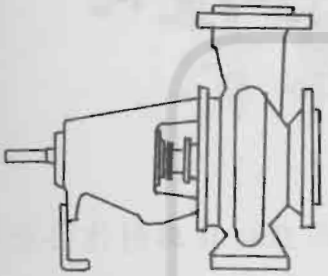
雷賢秀同敬賀

吳仕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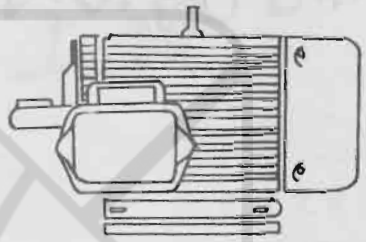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文化前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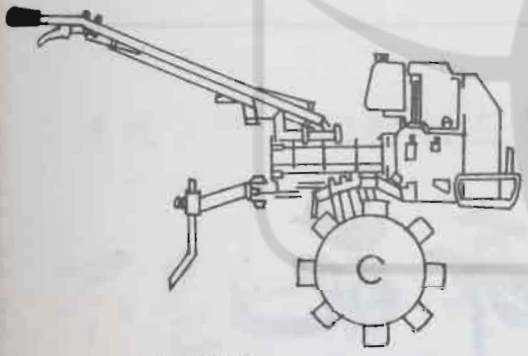
怡保五州有限公司敬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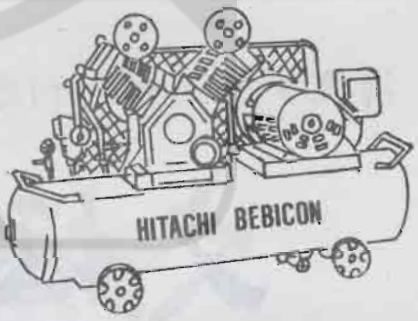
WATER PUMP



CHINA ELECTRIC MOTORS



EUROPE MINI TRACTOR



JAPAN AIR COMPRESSORS

五洲有限公司

PAN CONTINENTAL ENTERPRISE SDN. BHD.
NO: 360-364, JALAN PASIR PUTEH,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545561, 510192 517453
CABLES: PANCON-IPOH TELEX: PANCON MA44568
FAX: 6-05-500818

很多，但其中之一无疑是：把传统跟现代揉合得恰到好处。

我还要推介一首《南中国海》（1958），但却要长话短说。吴岸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他爱祖国马来西亚（有许多诗篇可证），也爱父祖的祖国中国。这可谓尘"根"未剪，情寄三分。这首长诗《南中国海》气势雄浑，感情充沛。它以南海洪涛象征近代史上南洋人艰苦命运，以沧海隔离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来概括华侨"去国怀乡"的情愫。飘洋过海，拼搏求生，饱尝辛酸，植根新土："远离故国来到这苍莽的异乡！"。。。。呵，南中国海，"我们的祖先漂流在你的洪涛里！"——七段感人肺腑的诗都用这一句连锁起来，另有几段穿插其间，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
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
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你的北方大陆是我们的父亲

这一段的表现法跟传统诗大不一样，它含蕴着诗人吴岸的现代生活经验和由此而萌发的现代意识（参看他的许多其它诗篇）。吴岸的现代主义精神属於马华文学的总特征范畴。其表现於这首《南中国海》中的显着烙印之一，是类似全诗首尾所引吭浩歌的哲理：

雄浑的海洋呵呵呵
你以你那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
又以你那滔滔滚滚的狂浪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

我暂止於此，读者可以多自深赏。我要进而谈谈他的中期诗篇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於生活阅历的加深，"行行向不惑"，吴岸的诗思更广更精而且更富哲理的意趣了。例如《瀑的话》（1981）写朋友三人同行观瀑，而作者原无诗兴，却因水声龙沈而听出了飞瀑的心里话！陶渊明说"山水有清音"，诗人吴岸确是高山悬水的现代知音者，或说赏音者。请看全诗只有六行，却含三个层次，而且层层深入，彻悟了生命的奥秘：

如果不是来自山林
我哪会如此冰清

如果没有岩阻拦
我哪会这样奔放

如果不敢飞跃悬崖绝壁
我哪会有如此磅礴的生命

我想这无需解释，读者谁能不为之感动而心悦诚服？同样的理趣也见於吴岸的另外几首诗中，如《碰击之歌》等等。看来诗人的生活理念到三十几岁便已成形了；我思我诗在，不会逸出常轨了。再看他1983年写的《第三类乡愁——游动物园观虎有感》。在中华文化的传统里，虎是山中君，威严不可侮。所以狐狸有时也想利用老虎的威风招摇撞骗；而人则须英雄，方有虎胆。偶尔也见怯懦小丑，倚势压人，但必被斥为"狐假虎威"。现代华人的思维又是怎样在诗中运用虎的形象呢？当然人人不同，可以各尽其妙。吴岸观虎有感，他是这样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挑起丰富民族文化的重任

馬來西亞翻譯與創作協會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文坛奇葩

霹靂民間舞蹈協會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流

霹靂廣東會館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不是一番寒徹骨
那得梅花扑鼻香

霹靂嘉應會館青年部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頑石縫中吐芬芳

吳建成　譚福海　何家珍　姚麗群
陳金發　劉梅芳　李岳通　　同敬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鋒从磨砺出
香自苦寒来

陳蔚波　黃明光　朱稚方　張秀群
李明堂　楊強斌　張秀蓉　　同敬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唯有吐故纳新
才能引人入胜

黃亞佐　陳志華　李炯章夫婦　同敬賀
麥凱林　賴冠福　辛敬睦夫婦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文艺先兵

金星駕駛學院敬賀

SEKOLAH MEMANDU PERTAMA
62, Jalan Clare
30300 Ipoh,
Perak.
Tel:540988 532084

本學院提供各級車輛考試：摩多，汽車，囉哩，泥機，巴士等等。並提供各車輛保險服務，歡迎各界光臨。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文化旗手

豐華紙業有限公司
Foong Hwa Paper Trading Sdn. Bhd.

各類紙張出入口公司

豐裕印務有限公司
Fong Yee Printers Sdn. Bhd.

專科印製各類紙盒、柯式彩印
☆備有各式紙盒便貨，供應餅廠、酒樓、炸鵝及肉乾商逕購☆
榮譽承印全部紙盒

OFFICE: 254, JALAN SULTAN ISKANDAR, 30000 IPOH. TEL: 514786, 512627 & 507810
FACTORY: 1-3, JALAN LIM SENG CHEW, 30250 IPOH. TEL: 531630

全敬賀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金章玉句

順豐汽車機件有限公司
SOON HOONG AUTO SUPPLIES SDN. BHD.

HEAD OFFICE:
NO. 30, JALAN LEONG BOON SWEE, 30000 IPOH.
☎ 502860, 502861, 503015

NO. 12, MEDAN KIDD, 30200 IPOH, PERAK.
(Opposite Bus Station)
☎ 547363, 547337, 504803

NO. 14-A, MEDAN KIDD, 30200 IPOH, PERAK.
☎ 530678, 504803, 547363

順豐汽車機件有限公司敬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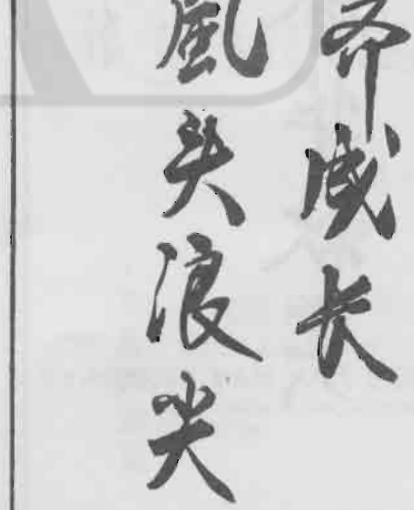
《清流》創刊志慶

曼绒县青少年文友会敬贺

《清流》創刊志慶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敬贺

《清流》創刊志慶



吡叻育才校友会敬贺

《清流》創刊志慶

吡叻深斋校友会敬贺

为人生而艺术

《清流》创刊志慶

陈干梁敬贺

家弦户诵

《清流》创刊志慶

刘泉来　梅永华同敬贺

涤除灵魂的尘垢

《清流》创刊志慶

王天庆敬贺

春华秋实

《清流》创刊志慶

陈孟利敬贺

《清流》創刊志慶

荡涤胸襟
澄清浊流

陈伟贤　林明才　黄信友同贺

《清流》創刊志慶

造文艺轻骑
肩民族重任

吡叻华校校友会联合会贺

《清流》創刊志慶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光辉书局敬贺

光　辉　書　局

TOKO CAHAYA CEMERLANG

Lot 8053, Taman Singa Baru, Kampung Koh,

32000 Sitiawan, Perak,

Tel : 916324

[illegible]

" Membawa Anda Menghayati Khazanah Ilmu "

《清流》創刊志慶

流向生活的海洋

人人有限公司敬贺

人人有限公司

吡叻怡保張伯倫路30號

SYARIKAT YAN YAN SDN. BHD.

30, JALAN CHAMBERLAIN, IPOH, PERAK.
TEL: 72870, 515365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時代脉息

邦咯華聯校友會敬賀

抒写内心，借诗言志的："抬眼／无视於栏外，人类的讪笑／却向云外／寻找绿林的投影青春的跳跃"。——平素雄视山林的老虎被困於兽槛之中，形同软禁，供人玩赏。但它并不理会人类的暴虐，而游心云外，颇有能屈能伸的气度，它不忘的是绿林的逍遥，憧憬的是青春的跳跃。然而铁窗岁月是对自由的无理剥夺，对生命的慢性枪杀。老虎何尝没有其特殊涵义的乡愁呢？"夕阳斜了／游人闹了／又有谁／知他斑白眉宇间／此刻多少愁！"——怎么办？"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你看它：

总爱闭上眼
漫自踱步
七步
八步
便生深潭死水边驻足
仰天
长啸

这是何等英雄气概。抬眼、闭眼、张眼之间，高远的志向鄙视的人类，全都跃然纸上。"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是抗金名将岳武穆的雄风，而兽中英雄的老虎仿佛有之。对比之下，只会在栏外讪笑，而闻声仓皇惊愕的人类胆小鬼，其自鸣得意岂不太可笑了吗？无怪乎老虎目中无人，简直不屑一顾！老虎居困境而能"漫自踱步"实在昂首阔步，"七步，涉便。。。。驻足——显然当自由受到无理限制时，人也只能如此，兽也何以堪呢？读此诗，我不禁想起民间谚语"虎落平原被犬欺"，其中哲理，似能解释一切霸权和小丑的精义。这不必深究，我们且看吴岸近期的诗篇。

飒飒寒风里
又见林海翻波
又听群峰音回
张眼
更不屑看栏影外
人类的惊愕

吴岸的第四本诗集《旅者》收集1985至1987年的作品。88年以来的我还未诗到。从这本诗集看吴岸的近期诗，其显著特色则为题材广泛，思想深刻，语言圆练。此书第一辑中写日常生活的短诗不少，几乎信手拈来，不用久择；而第二辑则收旅游诗，随感随发，运用自如。且举数例：

《黑掌》（1985）是一首社会控诉诗，以揭发罪恶的祸害，写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因吸毒暴死，两掌发黑（因注射海洛英所致）。吴岸实践了"诗歌合为时而作"的优良传统，不把写诗看做纯美学的高人雅事，而是为社会的公益呼号。诗人想像"我又看见那只伸向我的黑掌／又听见他的哀求：／救救我／我还年轻！"用语平易，却令人悚目惊心。这是诗的思想内容决定的，不靠文字雕琢工夫。文学史上得以传世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是关心世运和民生的。这几乎已成规律。

《妈妈的眼睛》（1985）写母亲想念远出的儿子，日夜盼望儿子归来，"而儿竟不归"——这是华人社会一两千年历史上经常四处存在的事实，华人向东南亚移民以来也常有此事。写这种形态的母子之爱，触及了社会的实际问题，谋生不易，感情不得不为经济而牺牲，这是矛盾的世态，罕能两全其美，归根结蒂生活诸多缺陷。这主题值得写，因其反映世情；但很难写，因为易陷於老套。吴

岸此诗感情真挚，语言平易，而结构上取得极大的成功，可谓珠圆玉润，耐人赏读。前三段各四行，每段只换一两个字，读来又不患复；第四段反意突转，画龙点睛，点出了永世莫赎的遗憾。我推介此诗，因我赏读其结构之妙。诗人“意匠惨淡经营中”，实是一二十年来不断练习的成果。

《咏漓江》（1986）是吴岸旅游诗中最短的。它短小精悍、景、情、理（理趣）三到。这很难得，请看：

山因峰群秀　　独秀不成景
水因泉清美　　浊水不入流

作为新诗来说，此诗也还是有缺点的。它很像旧体五绝，但又不纯是五绝。文苑百花齐放，原也可以不拘一格。但应指出，吴岸的旅游山水诗也並非每首都带文言气或旧形式的；只因他有很深的中国古典诗词修养，记诵甚多，所以下笔便不自觉他有一种沉潜之美。我认为这样创新是积极的，而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吴岸则是这方面的能手。例如《羊城印象》吧，我本人在广州生活一二十年，我的学生很多是广州人，我们都觉得很有诗意，妙趣天成：

珠江滚滚流　　人潮涌进江里
江畔人潮滚滚流　江水人潮
江水溢入街衢　　一起奔流

这六行诗妙在它的淡趣，把城市喧闹静化了。江流滚滚，人潮推涌，两股潮流合成一股气势，这是雷霆万钧的现代生活的动感。它却被吴岸静化得近乎“长沟流月去无声”那般境界。你若上珠江桥，登高层公路，或在江边高楼俯瞰，甚至和直升飞机低空盘旋——那你就不会照字面理解“江水溢入街衢”好难堪场面，而了悟诗人捕捉瞬间印象的表现手法。此诗的成功，是在於它把古典诗中的那种淡雅清奇的风格，跟现代诗的印象表现手法结合得天衣无缝。就诗人而言，这类全面的素养，不是片面的修辞技巧问题。

要一揽子无遗漏地评论一位成熟的诗人，那是不易的。我评介吴岸的诗，也不免挂一漏万，只靠读者去赏读其余。最后我还想提及他的无题诗。

无题诗是主题难以指实的诗。从另一角度看，它的朦胧性增添了隐晦曲折的意境，可谓有弊也有利。九世纪中国著名诗人李商隐是无题诗的高手，一千多年来公认为成就最大，但还是缺点不少——主要原因是此类诗托意於有无之间，往往兴寄难明。现代诗人的创作背景，大都为读者所熟悉，所以无题之题实际上是诗人含蓄地表现了而又让读者补充它，结果诗境更加扩大，令人思绪万千。所以现代无题诗写得好的总是思想深刻的。换言之，诗人必须感觉敏锐，思理清畅，才写得了无题诗，并非思想空洞也可冒充无题。吴岸是位早熟的诗人，在他创作的中期即已发表过一些无题诗，如1983年二月就有三首，都短小而深刻。其一云：“最痛苦／不是无权发言／而是被剥夺了／沉默的权利！”这是对当代极权政治的尖锐抨击，此时无题胜有题，谁会不懂诗意而不义愤填膺呢？又一首云：“

《清流》雙月刊創刊志慶

发扬健康文艺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敬賀

霹靂文藝研究會

會址：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Lukis Perak,
40-B, Jalan Chung Thye Phin,
30250 Ipoh,
Perak,
Semenanjung Malaysia.